

## 海纳百川 2004 年 6 月 号

### 目录

五骆驼: [骆驼夜话之四] 黄山的挑山工与中国 .....	1
芦 笛: 六四中最惊心动魄的屠杀场景 .....	2
随 便: [美国民主制度批判之十二] 冰冷的田 .....	5
王希哲文: 谈谈香港民主派与北京政府中央的“退 .....	7
赵达功: 警惕中共用“黑社会手法”威胁不同政见者 .....	9
九 哥: 九哥: 《家丑》— 六四幼稚荒诞剧 .....	11
陈礼铭: 拒绝遗忘, 拒绝沉沦 纪念六四惨案十 .....	13
回首五千年: 伊拉克: 大国战略的又一次成功实现 .....	15
湘 君: “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 .....	17
战争与和平: 帝国日落的尊严和从容 .....	19
芦 笛: 旧作: 【评点马文系列】培养奴才和蠢材 .....	22
老 灯: 劫机和飞行员叛逃 .....	25
云 儿: 不争论的智慧(2) .....	27
马悲鸣: 国民党壮大之谜 .....	29
马悲鸣: 陈诚三策败老蒋 .....	34
芦 笛: 被改写的二战史(一) .....	38
芦 笛: 被改写的二战史(二) .....	40
大重九: 夏季随笔(一) .....	44
大重九: 夏季随笔(二) .....	50
邈邈道士: 《杂感》五言二首 .....	58
武汉蒋品超: 推荐好友盛雪的诗《海与岸》及其他 .....	59

## [骆驼夜话之四] 黄山的挑山工与中国的政治改革

### 五骆驼

这次回国探亲一个多月，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之余，也颇有一些感慨，以后慢慢写出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要说最为强烈的感觉就是，中国跟西方的差别真是太大了，完全的两个精神世界，互相可以远距离欣赏，离的近了就必然激烈冲突。就算我这样生活在西方，沾染了点西方生活习惯的二鬼子，也往往被中国的事情震惊，把心灵震脱了轨道，唤醒以前的会议和感受，才痛彻骨髓地意识到自己来源于一种怎样的文化。

去黄山看到的挑山工就是一例。那黄山海拔1800多米，到达山顶的旅馆就有1600多米了，而黄山又以陡峭，险峻著称，许多山路都非常崎岖难行。而挑山工们就是一步一步把二百多斤的担子从山脚挑到山顶，又把山顶的废物垃圾，一步一步挑到山脚。他们每人都有一副扁担和一根手杖，就凭着这样原始的工具进行这样超过一般人想象的劳动。更加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的收入，我问一个在路边休息的挑山工挑一担上去能挣多少钱，他说挑一斤东西上山可以挣3角钱，也就是说一个200斤的担子从山脚挑到山顶只能挣区区60元，而一个壮劳力一天最多也就能走两个来回。黄山是国家重点建设的旅游名胜，前山后山共有四条索道，但是利用索道运输的成本竟然高过了雇用人力挑夫。据这位挑山工说，能在黄山做挑夫是周围许多青壮年争抢的好工作，可以很快积攒出一笔收入。徽州自古就是穷乡僻壤，周围几万状劳力没有那个能一天挣200多元的，所以羡慕这样一份“好工作”的大有人在。

从这个农民的话中，我突然想到原来民主对他们来讲是那麽的不真实。中国人力泛滥到机器代替不了人工。人力的价值少的可怜，很多地区普通农民辛勤的劳动一年也只能满足生活的最低需要。人的价值在中国绝对远远低于西方。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世界中，人权与民主并不能当饭吃。黄山脚下的农民是不能享有发达的西方的公民权利的，他们也从来不曾从心里产生过这种想法。无差别的人力资源，这就是中国劳动力的现状。他们如蚁群一样期待着一份繁重而微薄的工作，用庞大的数量来抗衡着先进的机器。中共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破坏力量，但是只要想正常的维持这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迟早就要再把他们还原成这个样子。

中国政府和精英的政治改革完全是为了对付西方的压力，没有真正的动力和需要。因为文明的民主制度从来都不是掌握中国政权的人的内心追求。他们都是被迫采取这个措施维持社会中上层人们的利益平衡，换句话说，民主是娇贵的玩艺儿，广大工人农民是玩不起的。能对几十元的微薄收入羡慕不已的农民，一般不会对保障自己的权利提出什麼要求，因为后面还有大批的人眼巴巴地等着这个机会。从劳动者自己角度出发，他们也不认为有资格提出工资以外的别的要求，自己只不过是那蚁群中的一员。唯一能激发起他们反抗热情的就是立即的破坏，抢夺，中共就是靠大土豪分浮财拉起的队伍。

民主在中国底层民众中毫无号召力量，而这大量的劳苦民众却可以变成基本的支持力量来维护专制政权，起码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这些士兵来自最下层，与社会主流绝缘，是最得心应手的工具，6.4的冷血屠杀就是明证。

在有挑山工存在的中国绝对不可能有西式的民主！

□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 六四中最惊心动魄的屠杀场景

芦笛

前两天百忙（=白忙）中抽暇来此上了个短帖，厚颜无耻地预告“佳作”即将问世。那十日九醉的罗雀格格看了，质疑道：你远在万里之外，如何“目击”六四屠杀？

当然可以目击，而且万里之外目击事件发生的不光是我一人，而是全世界人民。这就是电视时代的特点。我早就说过多次，与中共执政后制造出来的无边血海相比，六四不过是涓涓细滴，它唯一空前绝后之处，便是竟然从头到尾都在全世界的电视机屏幕上展开，以致万里之外的观众对该事件的了解，竟然比运动的参加者们还更全面、具体和直观。

我这辈子也不能忘记，坦克隆隆驶入长安街时，鬼子解说员讲解道：“这是一场战争，政府对自己的人民宣了战；这是一场入侵，军队占领了自己的首都……”在鬼子们，军队从来是对付外敌、保卫自家人民的，连屠杀外国平民的战争罪行人家都不能容忍，何况是屠杀自家的国民？

这种烂事，就连纳粹都没干过。我记得好来坞有部故事片：纳粹军民躲在一个隧道里，某位平民惊惶失措，想逃跑，却被某纳粹军官打死了。那军官立刻成了众矢之的，另外一名军官沉痛地责问道：“难道我们真堕落到开始杀起自家人来了么？”

这当然是艺术作品，所谓小说家言，未可尽信。我知道的是，纳粹败回德国本土后，抵抗无比激烈，因为官兵全都意识到他们是在保卫父老乡亲不受外敌蹂躏。就连日本人也如此，神风特攻队员就是为了不让本土被美军攻占而壮烈捐躯的。

无怪乎鬼子们要大惊小怪：人家还真没见过这种正规军大举进攻自己的首都，大肆屠杀自家国民的奇迹。他们不知道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专杀没有抵抗能力的自家平民，外敌是绝对没那胆量和本事去杀的。

奇怪的是有人还有那胆子去“回首五千年”。老芦只略略回首了两千多年，就面红耳赤，汗下如雨，再也看不下去了，正所谓“不堪回首”，因为看见的全TMD窝里斗，对内残暴凶狠如豺狼，对外孝顺恭敬如羔羊，泱泱大国连个总数不足20万的蛮族都打不过，有本事称臣称侄，写那些让万世子孙蒙羞的“臣构言”（这里跟爱国国学盲们解释一下：这话是“臣赵构【宋高宗的名字】谨奏”的意思，那是南宋皇帝写给金朝皇帝的奏章，流传至今。其实赵构的字写得颇好，此类奏章颇有收藏价值）。

鬼子们和爱国同志们一样，对中国的辉煌文明一无所知，所以六四大屠杀才会让他们大大地开了眼，以为那是人间奇迹，叹观止矣。这也就是人家不会轻易忘记六四的根本原因所在，那其实是人家的文明特性决定的：见识过这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残杀自家国民的奇迹后，那印象便用斧子也砍不去了。有了这种印象后，还要让人家认你为文明之邦，岂不是梦想？

更令人震惊莫名的是：在全世界人民目击之下滥杀手无寸铁、毫无抵抗能力的平民，这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根本就无从抵赖。但这种证据无比确凿的罪行，我党就是有那本事赖了，甚至反咬一口，诬蔑人民“暴乱”，而这种天下最下作的勾当，竟然还引动了无数忠党爱国的好同志们为之摇旗呐喊，以致老芦顾不得大脑惨遭老化，必须写下一系列的文字来驳斥那些“良心老茧化”的党卫军们胡说八道。光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使我羞为中国人！

世间一切生物中，中国人是第一下流的东西。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阵容庞大的党卫军，就什么无耻的奇迹都可以造出来。

那么，我目击的最惊心动魄的屠杀场景到底是哪一场？

“民主”垃圾们最津津乐道的，当然是王维林只身挡住坦克阵的照片。那照片确实非常有教育意义，不幸的是，他们死也不会悟出那力量对比显示的象征意义，决不会明白那其实是告诉他们：在当今之世还死抱毛主义不放，指望以民众暴力推翻共党是何等荒唐。这场景当时当然深深打动了，但引起的只是令人五内如焚的绝望。

老布什总统发表的观感更加深了这无边绝望。记得他说，他从那驾驶员的反应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算他说的有点道理，so what？他无非是指出一个无情的事实：当今能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的唯一力量就是军队，难道这竟然成了咱们唯一的希望？

最惊心动魄的，还是发生在广场东侧的冷血屠杀。那是六月四日清晨发生的事，一看就知道是记者在北京饭店用望远镜头拍下来的。

四日清晨，军队已经完成了清场，在广场四周排成方阵，阻断了东西长安街通过广场的路段。此时市民逐渐在广场东端集合，遥望着占据了广场、荷枪实弹的军队方阵。过了许久，人群就渐渐朝着军队走了过去，等到跨过了某道看不见的线后，军队在毫未预警的情况下，突然万枪齐发，轰击手无寸铁、毫无攻击能力的民众。许多人当场就栽倒了，其他人吓得逃了回去。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过了一阵子，人群又渐渐集中起来，似乎为眼前的冷血屠杀刺激得丧失了理智，竟然又向军队走去，于是刚才的一幕再度上演，等跨过了那条看不见的线，军队再一次开枪，又是许多人血溅当场，其他人逃了回去。

这场景竟然重复了三四次，每次的结局都一样，到最后，民众终于失去了勇气，再也没向军队走过去，这屠杀才没有再重复。

这其中，我记得有人回去，想把被打倒的人拖回来，竟然也被无情射杀，甚至连赶来的救护车都遭到射击！

这场景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之中，永远也无法抹去。到我死那天，大脑彻底老化之后，我也无法明白下令进行如此冷血屠杀的军官的心态。其实北京市很大，头晚发生了什么事，很多市民并不知道。广场东侧堵下来的许多民众中，我敢断言有许多人其实是清晨起来赶着去上班的，到了那儿才知道出了事，当然不免好奇心起，要上去问个明白。没想到却会冤冤枉枉地送了命！

就算那些民众知道出了事，赤手空拳，即使走到军队面前，又能干什么？无非是“说理斗争”而已。对毫无攻击能力的民众开枪，难道能算是自卫？即使要开枪，至少也先得用高音喇叭喊话，禁止民众接近吧？起码可以先对天鸣枪警告，为何毫不警告就滥杀手无寸铁、根本不足以威胁自家安全的平民？

当然，在首次开枪之后，再度上前的民众就知道上去会送命了。可怜这些人几十年如一日被我党洗脑，“人民军队爱人民”的鬼话深深地溶化在血液中，如今眼见“人民子弟兵”居然杀起父老乡亲来，其震惊、愤怒和难以相信的心情不难想见。更何况军队刚刚才证明过他们能干出什么惨无人道罪行来，眼见这兽军占据了广场，他们又根本不知道那些无耻学领在闯下大祸后早已带着学痞们全身而退，毫发未损，当然要以为广场上的学生也难逃毒手，牵肠挂肚之余，当然要上去问个明白，这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干出那不可思议的事来。

这场景之惊心动魄，还在于它回味无穷。

首先还是那句老话：一万民众也不是一连武警的对手。对于武装到牙齿的中共，全国人民不过是赫鲁晓夫说的“一堆肉”。“民运”垃圾至今还抱着毛主义的“武装斗争”那“三大法宝”之一不放，只能说明这些人蠢到了无药可医。

其次，再没有什么事件，能比这更直观地说明我党为了捍卫政权可以走多远。连虚构的危险都能引出这种极度病态的超强反应来，那么，在政权真的面临威胁时，独夫们一定有那魄力动用核武器。所以，中国成了核大国，大概是上帝给咱们的最恶毒的诅咒。建议那些有志于在中国开



展群众运动、以此推翻共党的“民运”垃圾，把这段录像当成“天天读”教材。

第三，任何对我党我军抱有幻想，还以为那真是人民的党、人民军队的幼稚同志也该把这段录像当成“天天读”教材，庶几可以明白我党我军的实质。其实，民众之所以在六四中遭受如此惨痛的牺牲，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普遍相信了我党的欺骗宣传，普遍认为“军队不敢向人民开枪”，却不知道世上还真没有我党我军干不出来的事。以后再和政府有什么冲突，千万不要把胜利的希望放在“他们不敢干”的指望上，否则只会再度血流成河，还要让党卫军们践踏尸骨，侮辱难属是“母猪”。

另外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场景倒不是直接的屠杀，却引起了极大的困惑。记得那是军队换防，某部队从东长安街撤出，沿途高唱粗旷鄙俗的文盲痞子军歌，同时疯狂地扫射两旁的建筑物，打碎了国际大厦的无数玻璃窗。

记得电视报导用特写镜头展示了一个被击碎了的玻璃窗。解说员先通知大家那窗子是何等昂贵，接着又慨叹中共多年来“筑巢引凤”、勾引外商投资就此化为春梦一场，却严重低估了人类在利欲驱使下的高度勇气：首先是港台商为逃避东南亚经济危机，率先抢滩登陆，把工厂转移到大陆，接着是各大国陆续跟上，最后靠恩公老萨帮了一把，反共立场最坚定的美国为了从科威特武装驱逐萨达特，终于解除了对中国的禁运封锁，最终促成了大陆的经济起飞。这是后话，不题。

却说军队这种奇怪的举止，引起了西方观察家的极大困惑，纷纷猜测入京的部队已经失控，否则无法解释兽军何以如此trigger happy。这大概就是当时“兵变”谣言蜂起，直到人家的情报机构出来澄清后才平息的缘故吧。

我当时也错愕难解。凭本人对共党共军的深入认识，我决不轻易相信为我党牢牢控制的枪杆子会失控。但共军干出这种只有在党电影上才能见到的日本皇军干出的烂事来，到底是何原因？众所周知，毋庸置疑，我党的“易容”神功举世无双，明明是魔鬼却有本事装扮成天使，何以要在全世界电视屏幕上露出土匪的穷形恶状来？这么干，到底有何必要？想达到什么目的？

直到看了某个鬼子写的六四专著，我才豁然开朗：原来，那完全是有意为之，目的是恐吓北京市民，让他们此生再也不敢稍生异心。

说到底，这就是整个六四屠杀的目的：用鲜血来震慑人民，让他们此后再也不敢对党有任何怨言。这道理，人之初级阶段已经给大家讲得很明白了：在中国，所有的人都必须和敬爱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任何事上和党的政策有分歧，哪怕那事再小也罢，都只能视为“推翻政府”，都只能用无比残暴冷血的手段镇压之。简言之，北京不相信反对，因为“反对=推翻政府=暴力推翻政府=政府有权格杀无论”。

在这点上，我其实和初阶同志没有太多的分歧，唯一的分歧是：我认为这是中国特色，而他却要把脏水泼到西方国家头上，昧着叉心（注：因为“良心”犯忌，所以改用“叉心”代表之）否认西方反对党的专业就是和平地、程序化、合法地推翻政府。而回首两千年所见的中国的一切烂事臭史，恰在于不允许人家和平地合法地推翻政府，甚至不允许分享权力。到了我党统治时，就连传统社会御史式的反对都不允许了，对于一切反对声音，我党只有永恒不变的回答：子弹。 □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 [美国民主制度批判之十二] 冰冷的田纳西野鸭

### 随便

美国的三权分立模式，一直被奉为权力制衡的经典设计。本文将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最新判例，对该设计做一个实例分析。

布什上台不久，副总统切尼就邀请了若干能源工业的资本家，包括诈骗贪污嫌犯，前安荣公司总裁肯尼雷，组织了一个制订政府能源政策的顾问组(TASK FORCE)，该顾问组在多次秘密会议之后，推荐了对能源资本家们有利的政策。

民间环保组织Sierra Club和法律监督组织Judicial Watch, 根据1972年通过的政府顾问委员会法(Federal Advisory Committee Act)。要求政府公布这些秘密会议的讨论记录。该法规定，如果这类顾问会议有非政府人员参加，就必须向公众开放会议记录。

布什政府拒绝公布这些秘密记录，理由是“如果公布，就不能保证这些被邀请的人坦诚讲出他们的意见。”

於是这两个民间组织起诉布什政府，官司打到联邦法院，美国法官Sullivan 判决政府必须公开这些秘密记录。政府方面不服上诉，案子到了联邦最高法院。六月二十三日，最高法院以七对二，判决下级法庭应该“再花些时间”研究政府的“隐私诉求”。

判决正在大选前夕，该案以其潜在的政治杀伤力引人注目。布什政府已经散布了“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和“萨大姆参与911”等两项谎言，如果秘密会议记录公布，证明他的政府再次欺骗公众，他的连任将受到重击。要求下级法院重新考虑此案，就拖延了公布真相，而在政治上助了布什一臂之力。

最高法院宣布审理此案之后，参与判决此案的最高法院的司各利大法官跟副总统切尼一起到田纳西州去打野鸭被人发现。起诉的两个民间组织据此要求司大法官回避此案。司大法官的回答是，这是正常的社交活动，没必要回避。而在司大法官之上，没有谁能限制他。结果他不但不回避，而且还投下了对切尼有利的一票。

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到，如果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与某届政府或者某个政党相勾结，一起去打野鸭，美国这个系统无法制止他们。所谓制衡，在这里失效。

法官跟涉案者“社交”，然后作出对其有利的判决，这违背了基本的司法职业道德。但是什么能制止大法官这么做呢。最高法院做出过好几个政治倾向甚为明显的判决。一个是布什对高尔的判决，实际上是强行指定布什当总统。第二个是“宣誓效忠案”，判决通过对“under god”的事实批准，支持了国家的宗教性。第三个则是此案通过拖延为布什政权续气。

切尼本人曾经是能源工业巨头，布什上台得到了能源工业的大量资助，法律明文规定切尼的秘密记录必须向公众公开，但是公众却无法见到这些记录。提起诉讼的两个组织，Sierra Club和Judicial Watch, 都是著名和强大的民间组织。如果他们都没办法从政府那得到法律明文规定必须公布的信息，一般民众当然更不用提。

本文曾经指出，控制信息是美国政府操纵民意的强大手段，美国政府利用这个手段欺骗公众，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从此案则可以看出美国的系统是如何通过隐瞒信息保护富人。正如美国的制度保护了司大法官和他的野鸭之旅，政府和法院配合默契，保护了美国的大野鸭-工业巨头们。而公众对此完全无能为力。

透过公平和制衡的表象，谁花钱，谁点菜这条赤裸裸的铁律，常常会露出它冰冷的真面目。 □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 谈谈香港民主派与北京政府中央的“退一步”和“沟通”

王希哲文

### 一、“还政于民”是港独口号？

在香港，“还政于民”的特定含义，就是把北京政府规限的小圈子“选举”打破，将权利还给全体香港人民，让他们按基本法的规定早日实现普选，真正实现“港人治港”而不是京人治港，或京傀治港，这怎么是港独口号？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已。

说是英国人曾有阴谋，利用“还政于民”口号搞港独。也许如此。不错，作为外国殖民者，英国人在中国政府面前是无权提“还政于民”口号的，对于它，只能还政于中。但中国政府也向国际社会保证，还政于中后，中央政府最终要实现香港的普选，达到港人治港，也就是还政于香港人民的。现在香港之政既然早已属中，那么香港人民在香港提出“还政于民”就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与英人何干？要拿英国人昨天的阴谋来吓唬今天的中国香港人？英国人曾提过这个口号，中国人就再提不得，提了就是港独？这是什么逻辑？文汇报居然问，“还政于民”还要还给谁？这是装糊涂。当然还给中国全体香港人！你们不是向全世界保证了“港人治港”吗？没有实现普选一天，就一天没有“港人治港”。“港人治港”是什么？就是“还政于民”。

### 二、“结束一党专政”是对抗中共？

香港民主派应该提醒中共，“结束一党专政”口号不是对抗中共，相反，是赞成中共、支持中共、拥护中共。香港民主派应该提醒曾庆红把他父亲长期追随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诸领袖的选集，好好再看上几遍，在那里面，“结束一党专政”正是共产党为之奋斗而喊的最响亮的口号哩！

怪的是曾庆红会见访京的工联会成员时，居然会提出，愿意与香港民主派“沟通”“但前提是这些人不能喊「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据亲共人士转达圣意，曾庆红此言，“就是中央与民主派沟通的底线”。好一个“底线”。这么说来，曾庆红承认了今天中国的北京政权，是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权啰？曾庆红，你倒明白说说，今天的中国的北京政权，究竟是不是中共“一党专政”？如果你说“不是！”，因为今天的中国的北京政权依宪法，是“人民民主专政”，那么香港民主派的“结束一党专政”口号不过是无的放矢，“对抗”了你什么？紧张了你什么？你要设什么沟通的“底线”？如果你说“是！”，因为今天的中国的北京政权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那么中共就是背离了自己当年的革命理想，革命目标，革命宗旨，不但如此，也背离了今天中共自己制定的国家宪法，这正是中共亟待要改错的地方，香港民主派作为真正的“诤友”，喊出“结束一党专政”口号，请你改错，这好比春风及时雨也，怎么要说人是“对抗”，还要划什么“底线”？毛泽东不是说过，“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么？

又有个中共的驻港特派员杨文昌说，支联会提出的口号“结束一党专政”，“北京和中国人民都不能接受”。这真笑掉了我们的下巴。若“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北京和中国人民都不能接受”，1949年共产党是如何进北京的？



### 三、对“退一步”的意见

现在香港民主派有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刘千石兄的，他的意思是，既然曾庆红划了底线，与香港民主派“沟通”的“前提是这些人不能喊「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那么就退一步，退到底线后面去，不喊「结束一党专政」了，这样民主派和中央就“沟通”了，节就解开了，就不会“双死”了。

一种是司徒华叔的，他的意思强调，若要支联会先放弃某些目标或口号，才能与北京展开沟通，“根本不是真正平等的沟通，也不会使气氛宽松”。

我的看法是，华叔经验老到些，千石兄可能有些天真了！共产党的话，信得过的么？若共产党的话可信，它也不会搞一党专政了，前面说了，这个共产党正是靠“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起家的，当然，那是当年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治下。“沟通”么？是好事，也是香饵。它划个“底线”给你，你不力争就听话退后去吞。好，它还有一条条“底线”再“底线”给你的，一直“底线”到你不再是民主派为止！

不过，也可以考虑把香港民主党与支联会分开。若香港民主党定位自己是以香港本阜的政治民生为宗旨的，倒不妨淡化一些抗争中共的政治口号；但港支联是以支持全中国的民主运动民主改革为己任的，那就应该坚守阵地，不可轻言后退。须知“我能往，寇亦能往”，退到哪里去？

2004年6月14日于美西海湾

□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 警惕中共用“黑社会手法”威胁不同政见者

赵达功

有时候想，共产党如果演变成一个庞大的黑社会组织，中国将会变成什么样子社会？有这样担心的可能不止我一个人，因为现实社会中，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越来越象黑社会了，并且事实上许多共产党高官经常与黑社会勾结在一起，利用他们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有些共产党高官自己甚至就是黑社会老大。尤其是公安人员直接参与黑社会的更多。他们控制娱乐场所、商业市场，参与走私贩私、贩卖毒品、敲诈勒索、绑架暗杀、操纵卖淫、强奸民女……。我们还发现，许多政府行为依赖黑社会进行，而且，许多地方的黑社会头目已经渗入到政府、人大机关担任要职，或成为人大、政协委员。难以想象他们就是所谓的“三个代表”！

比如在城市强制拆迁中，许多地方政府就是利用黑社会或干脆自己扮演黑社会角色，对反抗者实行暴力恐吓和武力强行拆除。沈阳黑社会头子刘涌，就是堂堂的人大代表。“慕马案”就反映了中共党政机关与黑社会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现实。还有许多党政官员雇佣黑社会杀害或恐吓“政敌”。原中共公安部长陶驷驹，就曾经公开在香港讲，“黑社会也有爱国人士”。据说，他还曾经与香港黑社会作过交易。问题还在于许多地方公安开始使用黑社会手法或直接利用黑社会对不同政见者进行恐吓，甚至暴力侵犯。这就更显示出中共政权越来越象黑社会组织了。如果中国的黑社会从牟取经济利益变成牟取政治利益，或者黑社会被当局利用成为对付不同政见者的工具，共产党就演变成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了，整个国家和社会就笼罩在黑暗之中。

事实上，中共已经开始了“黑社会化”进程。1998年12月有个叫波歌的，采访异议人士姚振宪，写道：“上海市公安局的政保系统经常栽赃诬陷民运人士，譬如他们曾诬称傅申奇‘偷盗自行车’、杨勤恒‘拥有毒品’、韩立法‘收赃’、蔡桂华‘嫖娼’、徐虹‘盗窃’、章华麟‘买黄带’、杨周‘造谣’、戴学忠‘漏税’等”。这些手法不仅仅是上海公安的伎俩，也是全国普遍现象。

“6. 4”15周年到来之际，当局基于极度恐惧的原因，对不同政见者实行监控，全国各地公安的采取不同的监控手法，其中许多就是黑社会惯用的把戏。我可以举出几个典型例子：在北京和南京，他们绑架了胡佳和杨天水；在深圳，他们对异议人士刘水加以跟踪、盯梢，为政治构陷设立圈套，以“嫖娼”罪名收容教育两年；在成都，他们蓄意栽赃，以“毒品交易”为由关押许万平……

在深圳的Z先生因为刘水案件向海外媒体说明真相，竟然被公安威胁说：“你信不信我让你的老婆失去工作？”这话挺耳熟，“宝马案”中就有一句“你信不信我把你轧死？”这也是黑社会威胁人时的常用语。我的朋友某“6. 4”学生领袖，曾被公安所指使的黑社会毒打致伤，公安还威胁他说：“你信不信我让你失踪？！”

中共当局不仅采取黑社会手法威胁大陆异议人士，就是对所谓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的民主派人士，也使用同样的威胁手法。今年5月18日，全国港区人大代表被媒体称为“名嘴”的李鹏飞，接到神秘电话。对方在电话中称自己姓“陈”，是一名“前中央官员”。此人在电话里问及李鹏飞妻女，说他的“太太贤淑，女儿漂亮”，让李鹏飞“感到威胁”，一夜难眠，反复思量后，在第2天宣布“封咪”，还要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这次“封咪事件”在香港引起恐慌。港人渐渐失去对所谓“一国两制”的信心，这也反映香港人对中共“黑社会手法”的恐惧心理。

大陆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的恐惧，来源于黑社会对其家人妻儿老小的威胁，利用他们的人性和孝道美德，企图逼迫他们就范，当然是徒劳的。有的异议人士直接告诉警察：如果我和我的家人被伤害，你们就是凶犯！（2004年6月14日）

《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index.htm>）

---

2004.6.29 b

□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 九哥：《家丑》——六四幼稚荒诞剧

### 九哥

六、四十五周年平安过去了，让远离祖国的九哥松了口气。记得六、四时本人正在挪威大学读书。有一个黑人同学编了个家庭小闹剧。

闹剧中的父亲叫“离谱”，母亲叫“照此样”，儿子叫“无我开心”，女儿叫“财灵”。

话说这家人40年来不吃别的，就吃中国的窝头。有一天，儿女们提议要换个口味尝尝美国的麦当劳。父亲老子却视之为无理要求不予理睬。儿女就吵，老子一赌气，关在自己房里干着自己的事，再也不出来。

儿女们摆出驾驶要找老子耍赖，而老子却不领那一套，就是闭门不见。儿女们也一赌气，拿出“不吃窝头”的苦肉招。

一天不吃窝头，两天不吃窝头。老子还是没有动静。

于是母亲“照此样”不行，便劝老子说，“孩子们年幼无知，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就见他们一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可父亲“离谱”一听，反而火上加油：“老子为了这个家，辛辛苦苦了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连声谢谢都没有。都到了这把年纪，还要去迁就这帮不肖的畜生，没门！”

母亲“照此样”不行，又转向儿女们说“父亲老糊涂了，别跟他争高争低。你们窝头不吃，家里又没有麦当劳，要不吃碗香港方便面就算了，啊。”

没想到这兄妹“无我开心”和“财灵”，也同他们的父亲一样倔，就是不吃东西。不但自己不吃东西，还动员了左右邻居都不吃东西。一群人堆在堂屋里闹坐。又引来一大群凑热闹的闲人，把大门堵得水气不通，弄得连平时最爱管别人家闲事的老克酋长大老远来串门，见势不妙，都只好将就了后院的狗门。

一向“家丑不可外扬”的老子给惹怒了，面对自己在家“老子”的地位受到威胁，决定要大义灭亲，便叫了一大帮他当年一起打鬼子的朋友，拿起当年的三八枪，冲进堂屋就是一通乱打，差点打得家破人亡。邻居们见老头子来真格的，也就纷纷逃命，走为上计了。

这时，母亲“照此样”想去撮合，还刚开口，就因“立场不鲜明”被老子“离谱”给修了、、、、、

看了这个闹剧，我心里像打翻个五味瓶，甜酸苦辣麻，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心里直想把那个他爹的黑编剧骂个皮蛋淋头。

不知我中国的其他兄弟姐妹们，看了以上的闹剧，在作何感想？反正事实上是，儿女在老子的巴掌面前，是没什么道理好讲的。要不就做乖乖崽，要不就出家野了算了。

现在，我虽已离家定居海外，但还是很希望家里的人都和和睦睦平平安安。记得我小学三年级的林老师说：“全中国就是一个大家庭，毛主席共产党就是我们的父母亲。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幸福的大家庭之中。”如果我们中国，不论政府还是人民，都还暂时不能改变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式社会”观念的话，那么，父母给孩子们做饭菜时，应该尽量多加一点民主自由调料；而孩子们给父母送药时也需特别讲究包装。总之：不要革命，不要动乱，不要你死我活；而要和平，要理性，要我活你也活。这、便是我们民族进步发展的先决条件。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 拒绝遗忘，拒绝沉沦 纪念六四惨案十五周年

陈礼铭

十五年前，在北京街头和全国各大城市，人民的自由意志和政府的专制权力进行了一场殊死的较量。经过血与火的洗礼、肉与铁的格斗，人民光荣地失败了，政府可耻地胜利了。今天，全世界所有拒绝忘记这一悲惨历史事件的中外人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六四惨案十五周年，因为战斗正未有穷期：政府虽然赢得了屠戮无辜的战役，人民却正在赢得民主革命的战斗。

我们年年纪念六四，为的是告慰六四英烈在天之灵：你们的牺牲换来了无数中国人民的觉醒，换来了国际共产帝国的倾覆。你们死得其所，虽死犹荣。

我们年年纪念六四，为的是声援天安门母亲和所有六四受难者及其亲属：你们的不懈努力终将取得成功，你们的千古奇冤终将获得昭雪，因为支持你们的有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

我们年年纪念六四，为的是正告制造六四惨案的所有中共头目及其走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论你们如何负隅顽抗，无论你们逃到天涯海角，你们终将被押上正义的法庭，面对人民的审判，你们必须为你们的反人类暴行受到最严厉的制裁。

我们年年纪念六四，更是为了鞭策自我以拒绝遗忘拒绝沉沦，是为了拷问我们自己的灵魂：在这一场自由与专制、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我们究竟站在哪一边？当夜半更深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希望对自己一生的言行和作为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感到无愧于人类的良知。

人民没有忘记六四，世界没有忘记六四。互联网上成千上万支持蒋彦永大夫呼吁为六四正名的签名和留言，维多利亚公园里为悼念六四英灵点燃的一望无际的烛火，在在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看穿专制者色厉内荏的本质，克服了心中的恐惧，勇敢地宣示他们心中的自由意志。

六四惨案之所以在中国发生，中共卖国集团之所以能够以法西斯手段统治中国，其中有着极其深刻的中国社会精神文化方面的原因。一个好的社会制度需要有责任心的全体公民共同维护，而这种责任心的基础是对个体生命的爱惜、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对公平法制的执著、对异端思想的宽容以及对政治权力的监督。没有一大批具有这种责任心的公民，再好的社会制度也将流于形式。如何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无法无天的中国社会中普及公民意识恢复人道主义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即使中共垮台了，中国人民也难免陷入新一轮的暴政。

令人欣慰的是海内外知识界对六四的纪念与反思不断深化，逐步从早期要求惩处肇事人抚恤受难者的感性诉求升华到对中国社会人性价值的扭曲、个人权利的阙如乃至个体生命的轻贱进行理性探讨。这对于寻找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各种灾祸的根源，对于防止六四惨案那样的悲剧在中国社会重演，对于未来在中共暴政遗留下来的精神、道德、文化废墟上重建中华文明，都是至为重要的。

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Edmund Burke说过：“若要邪恶高奏凯旋，只需好人袖手旁观。”(The only thing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of evil is for good men to do nothing.)近百年来以中共卖国集团为首的各种邪恶势力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肆虐中国大地凌辱中国人民，就是因为袖手旁观的好人太多。值此六四惨案十五周年之际，希望有更多的好人能够不再袖手旁观，进而能够挺身而出，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添一砖，加一瓦，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这就是对十五年前那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最好的纪念。

谨以此文献给六四惨案十五周年。

2004年6月4日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 伊拉克：大国战略的又一次成功实现

### 回首五千年

当一些理想主义者正在为了伊拉克的主权交接欢欣鼓舞的时候，我却只是看到了大国战略家们得意的微笑。又一次，大国战略的成功实施，让纵横捭阖的战略大师张老师和苏老师为了后继有人而欣慰。

如果我站在美国和西方大国的角度来看当前的国际关系，来看待伊拉克问题，我会对他们的战略由衷地佩服。尤其是美英法的战略游戏，如今益发玩得炉火纯青起来。我个人不假设他们暗地里其实是一伙儿的，但事实的结果确实是让他们大家受益无穷。此话怎么讲？

让我来问这样一个问题：“伊拉克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对美国及西方大国有最大的好处？”答案可以有多种。我的答案就是：伊拉克现在这样的状态。为什么？先看看伊拉克现状。伊拉克新政府成立以后，伊拉克进入了那种比较肯定的内部分裂状态。对于大多数本国人民而言，一个被入侵国扶植起来的政府，怎么也逃脱不了傀儡的不正统性质。因之而起的抵抗也是必然的。由抵抗引起的内部不合和分裂也是必然的。伊拉克的局势因之而变得纷争不断，加上其历史上的宗教纠纷和民族矛盾，我个人认为其内乱的局面将会延迟许久。这种长期的纷乱之尘埃落定之时，也一定是伊拉克不再具有被大国利用机制之时。

国际政治从实质上而言，是一局大国博弈的游戏。弱小的国家因之而不幸成为棋局里的棋子，不能逃脱被利用和被摆布的可悲命运。从这一点而言，一个国家不幸沦为这种旗子国家，是其民族之大不幸。更不幸的则是，一个民族身为这种旗子国家而不自知，或者舔着脸去讨好那些大国以为可以免除这个不幸。一部分不争气的所谓中国人就是这种不知好歹的东西。一个国家可以免除这种不幸结局的唯一途径，就是发奋和不断强盛自己。诸位，我们可不能因为一些大国所释放的民主自由之类的烟幕弹而放下思想武装、自毁长城！此为一通题外话。

再接着讨论上面的观点，即为何伊拉克的现状是美国等西方大国所谋求的？说起来也是非常简单和浅显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火中取栗，乱中得利和混水摸鱼。不把水搅浑，怎么能够摸鱼呢？所以，我把美国和西方大国的这一招称作“浑水战略”。许多人只是看到了水被不断地搅浑，但不知其真正目的。有些天真的人还以为浑水是清水的前奏曲呢。

你再看看如今世界每一个具有战略价值的角落，比如南北分裂的朝鲜半岛、日本岛、中东、中美洲和中亚，无处不是已被或正在被这个“浑水战略”无情地施以毒手——慢性剧毒使中毒之人失去了反抗之力和反抗意志。

无论是美国的一意孤行和西方表面的反对和抗议，最终的结果总是他们从中得益，分赃的永远是他们而不是别人。这种西方制定游戏规则的国际博弈，只是主要竞赛名次的一次次重新分排而已。伊拉克的清醒者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国家被利用和掠夺的未来命运，他们的抗争却是收效甚微的，但是这些抗争会长久地持续下去，因为有人希望用这些抗争来维持“浑水战略”的局面。傀儡政府也会有美国的支持而苟延残喘下去，直至被利用到没有利用的价值。美国从来也没有计划去占领任何外国的领土（有些百般维护美国形象的人就对美国的这一点大献艳媚之词，并证明美国没有野心和坏心眼），因为这样做对它没有太多的好处。说个笑话，它霸占一个美眉的青春就够了，养她一辈子好处地没有。要养就养自个儿的发妻就是了，哈哈。它也没有打算最后来独吞被占领地的所有利益和好处。它知道让其他西方国家也来分一杯羹对自己更有利。对于这一点，法国就非常地了解 and 成竹在胸。这些西方老牌帝国们，他们对于这一套把戏真的是老油子



了。你看过去和现在的国际纷争和局部冲突，很多时候都是西方和美国在那里背后支持不同势力而收得好处，他们要的就是你去内斗，我来摸鱼。

对于那些处于棋子地位的国家来说，他们也不是全无活路的。大国的需要，使得棋子国家仍然可以存活和享受一些主人好心情或烟幕弹性质的馈赠。但我个人以为，他们也不必整日心惊胆战地过日子。比如南朝鲜担心美国减少驻军和急于向伊拉克派兵献衷心，其实大可不必。美国还是需要南韩这颗北亚的棋子的，它如果不要的话，献衷心也是没有用的，你说是吧？

醒一醒吧，中国人！强大起来吧，中国！

□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 “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

湘君

2003年10月31日下午，马来西亚总理默罕穆德·马哈伊尔完成了总理交接工作，走出了淡粉色的皇宫。又一位亚洲政治强人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从1981年到2003年，22年来，马哈伊尔让马来西亚变成了亚洲小虎。这位总理还是国际社会上一门著名的加农炮，他坦率地批评国际社会中一切他认为不公正的现象，无论批评的对象是美国还是索罗斯，他的言论提高了马来西亚在国际社会中的声音。22年来，对马来西亚人民来说，马哈伊尔已成为马来西亚的当然领袖，成为马来西亚的象征，人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马哈伊尔的马来西亚，人们无法接受他隐退的事实。

然而，马哈伊尔真的隐退了，他对记者说：“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一切不会因为一个人的退位而停顿下来。”这样一番话，透着优秀政治家的清醒与智慧。

然而，反观我们自己，我们的政治人物最缺少的却恰恰是这样的清醒与智慧，总是或真或假地相信，自己是无法替代的，这个世界离开了自己，地球就不大会转了，至少会转得不象以前那么匀称了。于是坚持要把自己的势用尽，“政坛老不死现象”便层出不穷。

“政坛老不死现象”是湘君自己发明的名词，指的是当一个领导人越过了其政治生涯的顶峰之后，其权力存在往往就变成了历史进步的阻力，而其人自己不自知，死抱住权力不放的现象。如中国大陆1956年以后的老毛，1984年以后的老邓和2002年以后的老江。公允地说，其中老邓晚年已基本不干预政事，老不死现象不那么明显。假如，老毛1957年反右之前全退，将政权交给刘邓，老邓在1984年“小平你好”之后全退，将政权交给胡赵，老江在十六大时全身而退，将政事完全交给胡温，历史对其个人的评价恐怕要好得多，而且中国的历史恐怕也要改写了。

在这里，湘君的着眼点主要在制度建设，政治人物在制度建设中的表率作用是非常大的。学者们汗牛充栋的理论著述，老百姓上百年的艰苦抗争，比不上政治人物一次清醒的身体力行。邓小平自己从权力中心退出来，为结束干部终身制开了个很好的先例；同时，他以普通党员领中央军委主席之职，又开了个很坏的先例，让跟着他身后亦步亦趋的江泽明确在退休的问题上也跟着他亦步亦趋，以致造成今日中国政坛个人控制枪，枪指挥党，党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古怪格局。

说到这里，想起一个人，那就是乔石。乔石在台上时，可谓乏善可陈，但他能够在权势炙手可热之时，从权力中心全身而退，并且退下来之后还算安分，没有那种生命不息，干政不止的老不死现象，这一点还是应该给予适当评价的。最重要的是他这一退，对制度建设的影响，有了乔石巅峰状态这一退，后面的李鹏，朱镕基，李瑞环等的全身而退才能顺里成章，否则，很难设想，嗜权如命的李鹏会甘心退下来。从这一点看来，乔石对制度建设，有着自己的贡献。十六大数位常委全退，是中国政治的进步，相信这个进步还会影响后人。但这前进的脚步声中，有个不和谐的足音，那就是老江。

湘君最反感老江的，就是在制度建设方面的不但毫无贡献，反而背道而驰。在位时萧规曹随倒也罢了，就连退休也不能离开老邓的框框，实在让人失望之极，如今，行将就木之人，还在政坛广树党羽，遍布亲信，究竟想要干什么呢？难道真的是为了身后的绵康，也不看看如今是什么年月了。

如果老江在十六大上象朱镕基等一样全身而退，湘君愿意祝福他健康长寿，晚年幸福，甚至

愿意送他一顶伟人的桂冠，虽说湘君的这顶桂冠啥也不值。那样的话，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唱唱歌，弹弹琴，梳梳头，愿意的话，甩几句洋文，也许会让人觉得透着亲切，透着智慧。然而现在，他在最需要超越老邓的地方不去超越，反而在其他方面鼓鼓捣捣，结果越鼓捣越黑，越鼓捣越二皮脸，把自己鼓捣成了目前中国政坛上最大的一棵老不死树。 □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 帝国日落的尊严和从容.....泰晤士河畔看独统

### 战争与和平

伴随着英国米字国旗的缓缓降落和中国五星国旗的冉冉升起，1997年6月30日午夜，英国正式把香港这个这个号称“东方之珠”的殖民地都市归还给了中国；这是英国“非殖民化”进程中的最后一个超过百万人口的殖民地，也是日不落帝国把殖民地管理主权交给当地人的第50个周年。

目睹着香港会展中心中国代表团的激动和兴奋，和可以预计电视直播屏幕后10亿以上中国人的兴高采烈，英国王储查尔斯和首相布莱尔按照计划好的礼宾程序一丝不苟的配合着中国人，把这中华民族的欢乐场面圆满完成。50年来，英国王室和各任首相，一遍又一遍的出席了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数十个国家的独立仪式，在外交部和殖民部的安排下，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的配合着演出了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独立和回归的喜庆大典，把东方人眼中的失败和退却演绎成了与独立国家同样快乐的“双赢”。

“光荣革命”后的不列颠，在国内民主制度形成了上百年的政局稳定基础上，开始了海上和全球的殖民扩张；先后占领和统治了北美和非洲等大片无人居住或很少人口的土地，以及亚洲古老文明发源地的亚洲次大陆，到19世纪中维多利亚女王时期，不列颠构建了鼎盛时期的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

站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在声讨殖民政策的罪恶时，必须看到，以贸易为先导的英帝国殖民过程中，虽然也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战争，但与之前的各种帝国和同时代的其他帝国如荷兰帝国和法国帝国相比，残酷度较弱，妥协性较强，贸易目的重于报复心理；加之英格兰作为宗主国的民主制度，使大英帝国成为19世纪末期，与清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相比较，易于被人接受的殖民者；同样，也是20世纪前半叶，与日本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苏联帝国相比，较为温和的统治者。

当然，本文无意于探讨帝国之间的差距和罪恶，而关注于当日不落帝国走向夕阳时，承认现实，维护殖民地与宗主国双方的尊严，始终在谈判桌解决问题的态度，和对台湾海峡两岸的启示。

20世纪的前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烈结束和德意志，奥匈帝国的溃败，加之清帝国易帜为民国，沙皇帝国变天为布尔什维克，同时在汲取了法国帝国和荷兰帝国的消逝的教训基础上，大英帝国民主制度下的国会为帝国的未来消亡敲响了警钟：尽管作为一战和二战的战胜国，面对殖民地现实情况，通过激烈争辩，产生了1931年的西敏寺草案，开始了“非殖民化”的进程。帝国的管理者们为帝国日落主动拉开了帷幕。

与英国人做事的认真和有板有眼一样，“非殖民化”也是经过认真研究后才开展实施的科学项目。英国人不是一想到非殖民化就立即把管理权交给当地人的，因为他们很清楚，没有一段时间的管理和人才沉淀，英国才推后形成的新独立国家权力真空是这些国家的潜在的灾难。因此按照殖民部的程序，殖民地的非殖民化要经过10-20年，通过提高当地教育，培养优秀人才（牛津和剑桥为殖民地国家培养了数千名的学生学者，尼赫鲁，李光耀等多个新独立国家的开国领袖都是牛津毕业生），和邀请原住民参与政府管理，到殖民地自治，最后由宗主国和殖民地一起举办独立大典，把殖民地获得自由的快乐和帝国权力顺利交接并和平撤离的快乐融为一体。50年来，全球演绎着一场又一场这样别开生面的喜庆场面，不列颠人用自己文明的文明理解带动了世界文明的



进步。

我跟所有人一样，都会承认：帝国管理者选择“非殖民化”是受到国际格局变化压力的结果。但对比与其他宗主国的殖民地交接，帝国的主动日落显然少了很多的血腥和战争，避免了地区格局的强烈震荡和社会人类的灾难，为帝国和殖民地双方保持了必要的尊严和后世的和平。而且，也应看到，面对压力主动进行殖民地政策调整并以负责任的态度建设后殖民时代的和平局面，既避免了在国内政局突变或战争失败溃退造成的大规模人道灾难，而且也赢得了新独立地区的尊敬并维系了原有的贸易和对话平台，使从帝国蜕变回归的联合王国仍然在国际舞台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次世界大战后，蓬勃生气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席卷全球的民族自决运动促使“非殖民化”进程加快，帝国通过谈判和选择，让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国家脱离帝国，成为新独立国家。由于各国的非殖民化过程准备较为充足，独立后的各国出现严重灾难的较少；但极少数受其他国家影响较大，仓促独立的国家，如缅甸和苏丹，人民长期处于独裁政权残酷管理之下而成为国际社会的难题。

为了增进各殖民地的联系和对话，以谈判和妥协，而不是以战争为语言，推动英语国家的统一价值体系和民主化，平等关系的联合体“英联邦”代替帝国成为新的对话平台，与其它组织如法语国家联合体等国际交流组织相比，英联邦也是最成功的多元化国际组织。与世界上大多数殖民地帝国的突然崩溃并造成殖民地地区日后长期灾难的历史相比，日不落帝国的落日是尊严和从容的：远见未来的英帝国管理者，按照计划，一锹一锹的为帝国挖好了坟墓，并借用独立国家和地区的快乐为帝国送葬。

读帝国日落的历史，最大的感受就是：

- 对殖民地始终坚持对话，尽量维系对话平台，并不惜通过把原住民送到牛津剑桥学习以培养可能的反对派、对话对手及未来的国家领袖。殖民官员安德鲁·科恩爵士载入史书的一句名言是：“既然这些地方将来势必有人出来跟我们在政治上较劲，那我们至少应该把它们教育出来做有文化的对手。”

- 对公民和议会坚持言论自由，把可能的风险和最好的选择都通过辩论加以避免或进行抉择。由于民主制度的原因，没有人因言论和策略被指责为“英奸”，当然，执行国会决议的各届内阁也没有人被指责为“卖国贼”。

- 对殖民地未来持负责任的态度，有计划按部就班的建设后殖民权力体系。当然，在这一点上也看到帝国的管理者为自己的子孙负责的态度：减少了不列颠人与各民族之间潜在的民族分歧和矛盾。

- 对生命的尊重高于对领土主权的尊重，尽可能的避免暴力和战争，把过程置于谈判桌上而不是枪膛里；而这也代表了20世纪人类文明的进程。

自1840年以降，从辽东崛起，进而驻足中国版图的满清帝国，以世界第三大帝国的地位，在战争中，一次又一次的输给英法日俄及其他弱小的国家，把侵略或殖民得来的中国版图一块一块的割让出去：香港、台湾、澳门、乌苏里江外兴安岭等。在内在民族主义，外有列强环伺的强大压力下，不思进取的满族统治者终于被民国所取代。以“我死之后，哪管身后洪水滔天”态度管理帝国的满族皇室，最后连回到满洲建设满洲国的机会，也因中日战争的残酷结束而永远丧失。

清帝国的积弱本是满族统治者的耻辱，而不幸的是，传统的东方文化把这耻辱放大成为中华民族的耻辱，使今天的中国人在谈及100多年前的清帝国的羸弱时，都把它当成自己或自己祖宗的奇耻大辱。清帝国的快速崩溃形成的权力真空导致了这片土地上后来数十年的血雨腥风，台湾海峡不过是清帝国积弱而崩溃的一道大伤痕。

不懂妥协，不愿对话，对未来不負責任是满族统治者对中国的罪行，而后来者在解决两岸问

题时，恐怕要汲取这深刻教训；至少，可以学习一下英国人70年前开始的自我埋葬帝国的非殖民化进程中的尊严和从容。 □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 旧作：【评点马文系列】培养奴才和蠢材的中国教育

芦笛

难以卒读的《收买人格的免费高等教育》，和其他马著一样，反映了作者的概念混乱和聚焦隧道思维方式。这篇长文传达的思想，用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用几句话就能驳倒。

马悲鸣先生认为，免费高等教育由全民掏腰包，却只有一部份人受益。这受益的少数人靠劫掠他人取得了生存竞争的优势，实在是欠公平。而政府通过与受益者坐地分赃，成功地收买了知识分子，使他们变成充满匪气的娼妓。因此，在所有人都能享受前，必须废除免费高教，以实现社会公平。

这其实是中式共产公平观，跟西方的费厄观没有什麼关系。我在《论费厄泼赖应该速行》中指出：西方的费厄，强调的是规则的公正和机会均等，并不是结果的均匀。在不发达国家，许多家庭没有能力支付子女的高教费用。因此，国家择天下英才而育之，以有限经费对经过公平筛选出来的大学生实行免费教育，这种作法本身无可非议。从投资效率上来说，它如同买高产出的公司的股票；从财富的分配上来说，它如同西方的六合彩，虽然结果不均匀，但机会均等。

用数理统计的术语来说，只要考试公平合理，免费高教就是以候选人的天赋为“权重系数”作“加权平均”。而马先生却主张以家长的财富为权重系数，恭迎天资平庸的大款子女入学，把才气非凡的贫家子弟拒诸门外，这才是真正的不费厄。

除了概念不清，此文还有许多事实错误。这里单指出一点：西方也对外国人实行免费高教，本人就是靠老美奖学金拿的学位。欧洲的免费高教虽然更加普及，然除了奥地利、德国等少数福利国家，本国公民并非愿上就能上，还是要择优录取。我呆过的一个实验室全是外国人组成的，主要的研究经费包括博士生奖学金全来自于政府机构。

最主要的，还是本文再一次反映了作者的隧道眼。大陆的知识分子确实是充满奴性和匪性，然而那似乎与国家“收买”无关。只有善于使用高聚焦隧道眼的人才会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四十年教育出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有个别看著世道不公，指责时弊的；但绝大多数都是助纣为虐，屈从共产党历次邪恶的政治运动，没本事创造价值但却最想得出整人的花招”，其原因不过是因为他们自觉认识到，自己从进大学那天起便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以后只有帮著作恶的份，否则买主就要来索赔。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此文确有价值。它本身就证明了我们的教育制度有问题。如此荒谬的议论竟能堂皇出台，而且虽有名人参与讨论，竟然无人能以三言两语驳倒，证明了我们的大学的确是专门哺育蠢才的摇篮。

毛泽东一生胡言乱语无数，但不幸的是，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贬低和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抨击，有许多地方的确是命中要害。教育的目的是什麼？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可惜，到目前为止，几千年来的中国教育家们似乎就没谁有本事弄懂这一点。他们学而不厌，诲而不倦，朝乾夕惕，夙兴夜寐，为国家辛勤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奴才兼蠢才。

从中国的第一位大教育家孔丘开始，教育的目的似乎就是培养完美的奴才。孔子最喜爱的模范学生是颜回，在《论语》中说了他许多好话。可除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外，该生唯一的优点似乎就只是“不违如愚”。老孔喜欢他，和伟大领袖喜爱林副统帅其实没什麼不同，两者都是靠拍马装傻赢得上司的欢心。

大致与孔子同时，希腊也有个大教育家柏拉图，出了个得意门生亚里士多德。老亚是西方文明的开山祖之一，他的名言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确，他和乃师的哲学观点完全是相反的。老柏认为世上先有桌子这个“理念”，才有桌子这个实物问世，而老亚则认为他老人家完全说倒了。用孔子的标准来看，这种学生简直是欺师灭祖的叛徒（“叛徒”的原意就是不听话的学生）。“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师父尸骨未寒，你就清算他籍以扬名立万的学说，这种枭獍只该挨雷打。

可惜，因为喜欢“不违如愚”，孔子便成了世上最不成功的教育家。孔门七十二贤人都是没脑袋的废物，自小颜以下无一人留下自己的见解。不仅如此，孔子对马屁精的个人爱好还成了流传万古的民族传统。自他以后，两千年的士子都是不违如愚的木乃伊。据说真理已被圣人穷尽，读书人活在世上唯一可做的事，不是去想个自己的道道出来，以对得起爹娘给的脑袋，而是“代圣贤立言”，把死人的零言碎语用自己的话发挥一通。教育的实质竟然是用死人的话去阉割活人的大脑和脊梁骨，而且这种野蛮制度竟能延续两千年，端的是世上绝无仅有的洋洋大观。

西式学堂取代了中式私塾和书院後，药换了，汤换了，可烹调的方法一点也没变。虽然讲授的是进口货，然而师道尊严却仍然是不容挑战的，“汝需爱汝师，不可爱真理”仍然是我们的教育方针。听话的学生就是好学生，稍越雷池半步就要遭教师的荼毒。

在西方，如果学生质疑教授内容，教师只会心花怒放，因为那表现出了学生勤于独立思考。然而在中国，这麼作就是成心和教师过不去。上高中时，有一次我写外语作文时自由发挥了一通，越出了党八股的滥套，老师竟然为此召开了班会来帮助我，一直帮助到我饿得挺不住，违心地认了罪，会议才在苍茫夜色中结束。当研究生时，我最怕的事就是外行导师找我，强行领导我这个内行。如果不违如愚，那就意味著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干蠢事。如果我据理力争，指出他的荒谬，那就得考虑毕业鉴定的可读性问题。

因此，在中国，教育其实是一种威权统治。师生关系是刀俎和鱼肉的关系。教师凭借崇高地位和强大势力，将奴才学生组成党卫军，以泰山压顶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去压服孤立无援的不听话的学生。只有个性特别强悍的学生才能在这种无情的绞肉机中熬过来，保住脊梁骨不至寸断。不难看出，就是这种传统为我党的奴化教育奠定了基础，是这玩意而不是马先生认为的“收买人格”制造出了无数助纣为虐的帮凶。学生从小就学习如何望风使舵、助强凌弱，在老师的领导下以众暴寡、围剿异端，日后到了社会上不使出童子功来才是怪事。鼓吹武力征服台湾的爱国志士们接受的训练，是从七岁就开始了的。

破除这种奴才教育的根本途径，是引入西方的人权观。教师一日不将与学生视为人格上平等的朋友，教育便一日只会制造奴才。

奴才教育的逻辑结果，就是制造出大批的蠢才来。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中国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干的主要的活就是端坐在教室里，不违如愚地听教师传道授业解惑，不违如愚地把老师的每句屁话记下来，写上卷子去。在这方面，学数理化的学生还要学会翻点小花样，需要练熟复杂的解题体操，好在考试时对付教师的花拳绣腿。学社会科学的则完全是个录音机，只要有足够的内存，能把教师的笔记一字不错地背到试卷上，便是本系的大才子。

这种注入式的教育方法的第一个大弊病，是像大锉刀一样地把人的最可贵的天赋——想象力给锉掉了。人的智能可以从低到高粗分为记忆力、理解力和想像力。咱们的文科只训练学生的记忆力，理科则多出一点理解力的训练，然而因为师道尊严不容挑战，教师们便无情地诛锄异端，合力扼杀学生的想像力。我只不过在那篇外语作文中稍微发挥了点文学想象力，就几乎饿出胃病来，以后自然只会写合格的党八股。我有个朋友的孩子很小时有数学天才，无师自通地想出从高位算起的心算办法来，算得比计算器还快。可等他进了小学后却因此遭到教师孜孜不倦的修理，最后终于变成了不违如愚的呆子。



这教育方法的第二个大弊病是融铸了学生的机械世界观。学生习惯了找标准答案，便以为天下的问题都只有一个清清楚楚的标准答案。他们做梦也想不到那真实的世界其实乃是一团混沌，从来就不会像教科书上那样清晰。没有一个教师告诉过学生，无论是文是理，教科书上的世界只是一个简化了的理想世界。他们看见的文学形象不见得就是作者想表现的那个；真正的历史人物决不会像书上说的那麼简单；而自然界里根本就没有几何学研究的点、线、面、体，物理学研究的质点和刚体，化学研究的纯净物质。所以，在真实世界上，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也不是只有一个答案。有时那答案可以是多重的甚至互相矛盾的，相反的答案可以在不同的条件下成立。不难看出，这种教育必然要造出大批只会静态思维、超简化直线思维、非黑即白的两分法思维、隧道眼思维的白痴来。中国人热爱“抓主要矛盾”，这决不是偶然的。

哺育蠢才的另一方法是强调“基础知识的重要”。上次回国讲学，我惊讶地发现至今国内的大学还在开多如牛毛的必修科，讲授许多一辈子也用不上的无用知识。英国大物理学家卢塞福有一次晚上到实验室去，见到一个研究生在那儿辛勤工作。当那位学生告诉他，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工作时，老卢问曰：“那麼，你用什麼时间来想问题呢？”中国教师们最热心干的事，就是用无比丰厚的基础知识把学生的脑袋填死踩紧，既不给它们留下空间，也不让那些会说话的工具有一丝的时间去自己想问题。却从来不教学生那些知识是怎样寻找出来的。这也毫不奇怪，因为那些知识都是别人找出来的，他们自己便发梦也没想过脑袋除了作恭承雨露的香唾壶之外还有别的功能。

其实，掌握各种知识，再去解答为验证掌握程度而人为造出来的各种难题，乃是天下最扼杀创造力的脑力苦役。可惜的是我们的教育家们以为这就是开学校的目的。他们似乎从来就不懂，许多时候，重要的不是对一个现成的问题想出答案来，而是知道怎麼去寻找问题，这就是老子说的“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知道自己的领域里有哪些问题还没解决，在没人指点的情况下，自己想出解决的途径和验证答案的方法，这才是“知之上”，才是我们的学校应该教给学生的基本功。

西方的教育走的正是这个路子。在这儿，学生从中学起就开始作各种各样的projects。在老师的指导下上图书馆查资料，开讨论会，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和老师同学平等地辩论，真正做到了伟大领袖说的“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生动、主动、活泼”地学习。我曾见过一份中学的地理作业，题目是：“试论述丹麦的地理自然环境和它对该国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的影响”。这样的论文，无论从教科书还是从课堂笔记上都找不到答案，也不会有什麼标准答案。接受过这种训练的学生去参加难题大赛肯定比不过咱们的尖子，然而人家的独立研究能力，咱们那些连文献都不会查的大学生拍马也追不上。

蠢才教育的又一秘诀是近亲通婚。国内分科之细，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隋何无武，绛灌无文。隔行如隔山。我一个朋友的孩子选的课一是数学，一是历史，一是新闻传播。这种组合，在国内肯定要认为是疯子干的事，可在这儿却是家常便饭。热衷于近亲通婚的结果，便是生出一群群白痴来。既不会因为不同学科的刺激和交流而开拓视野，启发本领域的创造灵感，更不会出现横跨在两个领域间的边缘科学家。

更让人无奈的是咱们这种近亲通婚还是包办婚姻，一旦入错了行，哪怕万般无奈，也毫无离婚希望。一个熟鬼原来是搞材料科学的，后来跑去搞建筑，最近却又改去搞美学。每次改行都并没从头干起，职位一直不变。像这类从此山山巅一步跨到彼山山巅的“超人”，便在下世纪的中国也不会出现。

就是这许许多多的弊病，使咱们的学校成了专门培养奴才和蠢才的摇篮，是造成国民平均智力水平惊人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出路，是实行教育制度、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的全盘西化。 □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 劫机和飞行员叛逃

老灯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大陆人劫机投奔自由蔚然成风，最热闹的九三年（？）达到连续三起。这些频发的劫机事件，在国际航空史上创造了奇迹，成为中国对吉尼斯纪录的贡献之一。劫机事件的高潮，是国航机长袁斌劫机事件。据说袁斌劫机时，通过机舱里的广播说：“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欢迎你们乘坐国航的班机。请大家系好安全带，我现在开始劫机！”

使用暴力劫机，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是典型的恐怖行为。但这一行为在大陆频繁地发生，说明大陆的确黑暗无比，人民不得不铤而走险，采取一切手段逃离苦海深渊。八九年的时候，俺就阴谋劫持一台链轨拖拉机，直接从俺们村开到台湾去。后来考虑到拖拉机不能水陆两用，过海峡比较麻烦，才放弃劫机计划。

与劫持民用航空器投奔自由相呼应，大陆的空军飞行员也曾竞相驾机叛逃。先后有刘承司、王学成、范园焱、肖天润、陈宝忠、郑菜田、蒋文浩、李显斌、孙天勤、吴荣根、刘志远等众多飞行员驾机投奔台湾，昭示了共产邪教的彻底破产。

在驾机起义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孙天勤。他创下了军职最高（团职）、机型最好（歼七）、态度最猖獗等三项纪录。他在驾机起飞后，从容地跟基地通话说：“再见了同志们，我投奔自由去了！”因他驾驶的飞机机型好速度快，基地要派飞机拦截或用导弹追击都来不及，只好眼睁睁的看着他飞离大陆，莫不气煞人也么哥！

众所周知，共军飞行员都是千挑万选、根儿红苗儿正的佼佼者，平时深受优待，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亦极其到位。可他们竟然叛逃，这是非常说明问题的。“解放战争”中或中共建国初期，本来是一边倒的国军飞行员投奔共产党，后来也有黄值城、李大维、林贤顺等三人来归。但因为中共执政后作恶多端，人心丧尽，部分良知未泯的共军飞行员以行动抗争，在叛逃人数和架次上远远超过了对方面。有人说台湾的金钱诱惑是他们叛逃的主因，然而孙天勤到台湾后断然声称：拒绝接受奖金，显示了反共义士的高风亮节。

中共同样悬赏号召台湾飞行员起义，黄值城便得了六十万。但由于自己的飞行员叛逃的更多，中共不得不罕见地认输，主动结束悬赏游戏。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台湾方面奖励驾机起义者大量黄金的办法，亦告终止。

除了飞行员叛逃的政治意义和轰动效应，飞机本身也值钱，奖励黄金本无可厚非。即便叛逃者开来的飞机不能再编入现役飞行，仍然具有研究价值。但这种携带军事装备叛逃可以换钱的办法，若被扩展到低价值的武器，那就可笑了。

当年广泛流传着携带一支五四手枪叛逃，可以获得五两黄金的说法。有个沿海的渔民，听信了传言，竟大胆偷了乡公安的一把手枪，然后泅渡到金门岛投诚。他刚上岸即被国军的巡逻人员逮捕，他掏出手枪说：“我是来投诚的，这把手枪交给你们，奖给我五两黄金吧！”一位国军长官上前抽了他两个大嘴巴，并掏出自己的手枪说：“老子这把手枪给你，你也给我五两黄金！”看来不是开飞机来的，待遇就是不一样。

笔者当年在广东，结识了一个生意伙伴。相熟以后，他告诉俺，他是从福建空军转业的，曾任前线飞行部队的大队长。俺顺口问他：“那你认识前年叛逃的刘志远吗？”不料他一拍大腿

说：“日他妈的！不因为刘志远，我还不能转业呢！他就是我们大队的！”俺哈哈大笑：“那该你倒霉！你的部下叛逃了，不判你的刑就不错了！”

他说：“我不是刘志远叛逃后转业的，在他叛逃以前就转业了，否则真得上军事法庭了。这个刘志远，人很聪明，干部家庭出身，很有优越感。他来到我们大队以后，表现一般般，所以提干什么的都没有他，一直是僚机飞行员。他就发牢骚，公开说什么：“现在咱们大队人才济济呀，看来我得急流勇退啦！”一个飞行员说出这样的话，是极其危险的。我不敢怠慢，赶紧向师里汇报，说刘志远有叛逃的前兆。可师长、政委都说没事，他们了解刘志远，就是爱发牢骚而已。我回到大队，又听到刘志远继续说牢骚话，知道他肯定要走人了。刚好那时要开十三大，空军总部的朱光政委下来视察，召集我们前线的飞行部队领导开会。朱光要我们保证自己的飞行员不出问题，并且指名问我能不能保证，我当场就说保证不了！朱光还很生气。接下来，我马上申请转业，要赶快离开那个是非之地。我离队的时候，还是刘志远开车送我到的机场，并让我顺路去济南他家看望他的父母。我去了他的家，他的父亲是省政府的一个处长，招待我很热情。我回到家乡不久，就听说刘志远叛逃了—万幸我提前转业了，才没被牵连上。”

俺家乡县城有个干理发的老魏师傅，文革前当过前线飞行员。据他讲，当时他的飞机一起飞，一打开电台，马上能听到台湾军方呼叫他，并且指名道姓地说：“魏某某，你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共党不会放过你的，你的下场不会好。赶紧过来吧，我们欢迎你！”老魏说：“他妈的，真不知道他们的情报是怎么搞到的，对我的了解特别透彻。当时我的小心眼儿要是稍微一活动，一加油门儿我就过去了！唉，咱那时候就是傻呀，忠于党啊。等到了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果然把我整复员了，要不能混得这么惨么。如今我这个后悔呀，当时我要是过去了，肯定升官儿发财坐汽车、外带娶个小老婆。即使现在退休回大陆来，那也是台湾同胞啊，政协得请咱去当委员啊！”

还真有叛逃飞行员回来的。李显斌从台湾移民美国，思母心切，九二年申请回国签证。他询问使馆可否回去，使馆答复完全可以。李显斌回到大陆，政协没请他当委员—始下飞机，立即被请入监狱，获刑十五年。李去年出狱，不久死于癌症。

民运们总指责使馆不让他们回去。如果使馆让他们回去，也未必是好事。 □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 不争论的智慧(2)

云儿

话说1400多年前，欧洲的法兰克王国也出了位司马迁，他就是都尔城的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约公元538—594年），被称为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位历史学家，写了本书叫《法兰克史》，共计十卷。书中所记，始自圣经传说中的亚当夏娃时期，止于公元591年，主要是记述法兰克王国的早期历史。

不过，格雷戈里讲故事的才能不及司马迁远甚，演说历史平铺直叙，没有结构，不讲章法，读起来枯燥乏味已极。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小故事，却很可玩味。

这本书的第九卷第十九章，有这么一段说道：都尔城里有两位绅士，西查和克兰辛。西查好酒贪杯，有次酒醉之后，杀了克兰辛的亲人，但此事未妨碍他们成为要好的朋友。两人有钱同赚，有福同享，一只锅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合作得亲密无间。自然，对于西查杀害克兰辛亲人的事，两人都严守沉默，只字不提。

然而有一天，他们一直严守着的沉默，不幸被打破了。这天克兰辛准备了一顿丰富的晚餐，邀西查前来同享。西查喝多了葡萄酒，就不顾克兰辛的反感，胡说八道起来：“亲爱的兄弟，我杀了你亲人，你该大大谢我才是。这样你才得了大笔赔款，屋子里才有金有银。你的事业就是靠了这笔钱才起得来，否则的话，恐怕你今天还是一文不名，光棍一条。”

西查说得忘乎所以，克兰辛却越听越怒，心下思量，“我要是不给我的亲人报仇，岂不成了没用的妇人，还算男子汉吗？”说时迟，那时快，他一口气吹灭灯，一刀砍进了西查的头颅。

格雷戈里是个主教，后来还被封为圣人，称为都尔的圣格雷戈里，不过他写这个故事，却很可贵地没有道德说教，只是简单地记述国王对这桩杀人案的处理。抛开道德说教和良心反感，纯从利害关系着眼，我读这故事，倒是从中得到了很多启迪。

如何对待杀亲之仇，在这个问题上，西查和克兰辛的基本价值观——或者说，他们各人的良心——是截然相反，根本对立，可说是不共戴天的。西查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不算坏事；克兰辛却认作是关系到自己人格尊严的大事，毫无回旋余地。然而，即使有这样根本问题上的分歧，他们两人也能在其他许多事情上合作，维持着密切无间的伙伴关系。只是这样的合作，必须双方都遵循一个根本前提——那就是，对他们之间的重大分歧和敌对问题，保持沉默，绝不轻易去碰它，否则必定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对那不可触碰的事情保持沉默，这是一种不争论的智慧。

社会上的不同个人和不同群体，常常互有心结。这些心结可能没有杀亲之仇那么严重，但是往大里说，却也可能牵涉到基本价值观的根本对立，牵涉到我们的良心与他们的良心的矛盾；往小里说，也可能是对某件具体小事的评价彼此相反，或在某个不大的纠纷上相互鄙视；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求同存异，一般都需要不争论的智慧——需要大家都对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议题保持沉默，或至少不去有意炒作。通过限制争论，把注意力有效地集中在共同的利与弊上，才能实现在共同利益领域的相互合作。

限制争论，求同存异，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有时候，人们会忍不住要求别人在某项争论议题上表态，并且把这种表态，作为衡量个人良心、品德、人格和言论真伪的决定性指标，以此作为能否容忍与合作的前提。与己相合就是证人君子，与己相异就是奸诈小人，或至少不值得认真对

待。这种心态，我把它叫作整体观，它是一道魔障，使人体会不到不争论的可贵，看不到不争论当中的大智慧。

我说的整体观，是把一个人的人格和言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小事，都被看作是对这个人本质的反映，都会导致对这个人本质的整体判断。说错一句话，办错一件事，不管多么微小，都可能被放大，被看作是这个人在道德上、智力上、或其他什么方面本质败坏的表现。而证明对方的错误，则被看作是证明了自己在道德上、智力上、或其他什么方面的优越性。辩论的目的常常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争取自己的优势地位。而犯错的代价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这种整体观传统中熏陶出来的人，几乎都养成了某些共同的习惯：一是拒不认错，因为认错被看作是承认并且屈服于别人的权威与支配；二是缺乏容忍，对他人的缺点，倾向于放而大之，对其优点，则倾向于小而贬之。

在整体观下，很容易给人贴好人坏蛋、小人君子的标签，而不争论的智慧比较罕见——叫人放下对他所认定的坏蛋的鄙视和抵制，与坏蛋求同存异，总是件很不舒服的事，也很难持久。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造成跟西查嗜酒贪杯一样的后果，无可挽救地破坏那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不争论的默契。象西查和克兰辛那种朋友关系，注定要成为短命的尝试。

与这种整体观不同的，我想可以叫作分析观，把人看作是很多不同东西的集合体，没有一个单一的所谓本质。他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大多可以看作是在某个具体条件下对某件具体事情的尝试。既是尝试，错误就是家常便饭。我们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因为什么原因而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也就很难靠这话的对错还是这事的好坏，来对这个人的智力高低或人品好坏作出决定性判断。说到底，本质好坏这玩艺儿，没有任何决定性标准，它太过于虚无缥缈，太容易出现错误指向，太过于靠不住，所以就不能太拿它当回事。要求别人在某项争论文议题上表态，因此也是一件意义不大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不仅追求知识与人品关系不大，而且人与人的相互合作，也往往取决于是否存在共同利益，而不是取决于君子小人之分，好人坏蛋之别。分析观着眼于分析具体事情的具体利害，尽量避免对事情作终极价值判断、道德判断或整体判断。这样，大家反而能够轻松地认错，容易欣赏别人的优点，相互之间多存厚道，少作恶意和敌意的评价。它的一个附带结果就是，把公共事务从宗教和道德领域中分离出来，使人们可以心平气和地在公共领域中贯彻不争论的智慧。据我看来，这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之一。

是人都有判断别人的倾向，都会情绪失控，难免会有酒醉昏头，去触碰那不可触碰者的时候。即使在分析观下，公共生活的和谐，免不了要靠某些限制争论的制度来达成。象西查和克兰辛那样的大仇，也许很难通过小心翼翼的个人自制而保持长久的伙伴关系。但是一个好的制度，却可以让我们公共生活中的许多心结，比较容易通过限制争论而约束其破坏力。 □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 国民党壮大之谜

马悲鸣

山西的谢幼田写了本《中共壮大之谜》，很是叫座。盖因国内只讲中共如何从无到有，如何自力更生。谢幼田抓住一些诸如苏联曾给过中共经费等事大作文章。与许多海外民运论坛一样，都说中共是靠了苏联援助才得掩有天下。

上次回国和一老朋友闲谈二战史，对方坚持说苏军的胜利是靠了美国的军事援助。无独有偶，最近芦笛也坚持此说。

我现在声明，虽然我也读过中苏两共的自我宣传，但我在国内时早就知道49年前中共确实得到过苏联卢布。苏联卫国战争时也得到过美国军事援助。问题是苏共给中共的援助在中共打天下所消耗的军事物资和经费中占多大比例？美国援助苏联的战争物资在苏联卫国战争的总消耗中又占多大比例？

### 一、美国对苏援助占不到苏联卫国战争消耗的主要份额

我看过一部美国黑白电影《血战大西洋》，讲的就是美国“自由轮”船队在往苏联运送军事物资时，遭到德国狼群潜艇围攻，多数被击沉，队形被打散。船队总指挥下令解散队形，各船自由行动。其中的一艘自由轮经历过沿途德国潜艇和飞机的轮番打击后居然胜利抵达苏联目的港的故事。可惜该船队仅剩此一条船。

苏联卫国战争诚得到过不少美国援助。但两国中间不但阻隔希特勒狼群潜艇偷袭的大西洋，而且还隔着大半个欧洲。苏联卫国战争损失人口一千两百万。就算其中一半军人的话（没根据），就是六百万。如果以阵亡率百分之五十估计（没根据），则总动员兵力就有一千两百万。每人一条枪就是一千两百万条。每十人配备一挺机枪，就是一百六十万。其他拉式、米格式、苏霍伊式、雅克夫列夫式、图波列夫式…各种性能优良的战斗机，T-34主战坦克，卡秋莎多轨火箭炮，各类战防炮，反坦克炮，高射炮，加农炮还有不计其数的迫击炮，以及这些发射器日以继夜地消耗的弹药，岂是美国自由轮能运得过来的？更何况很多兵器都存在制式问题。

苏联用火车往前线运军火。为了抢时间，无法卸货，就用坦克将整个列车推倒，以便腾出轨道让后面的军火列车开上来。彭德怀曾说，如此巨大消耗的战争，中国军队根本打不起。

向承担了欧洲战场主要份额的苏联红军提供战争物资的，主要还是苏联自己的兵工厂。我手里虽然没有准确百分比，但可以肯定的是，靠美国支援的军用物资远不够苏德战场的消耗。

### 二、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占不到解放战争消耗的主要份额

苏联早年曾以第三国际名义给过中国支部不少活动经费。但作为地下工作的经费消耗是很有限的，不过是个人的生活费与一些和平抗议活动的经费。远不能与战争的消耗相类比。

抗日战争时，苏联曾援助了国民党政府一个库里申科轰炸机大队，但对中共的援助却很有限。至少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苏联政府在49年以前曾给过中共直接的成批枪械援助。日本投降后，苏联把缴获的日军枪械给了中共，这倒是真有其事。



其实苏军一开始用缴获的日本枪械武装了当地民团，以维持地方秩序。中共人员跟苏军指挥部说，这些人都是旧势力，不应该武装他们，而应该把缴获的日本枪械给共产党。

于是苏军指挥官以检阅为名把当地民团拉出来操练。比划几下以后，民团适应了服从命令。苏军指挥官便在几道命令之后忽然下令“枪放下”。然后再发命令“向右转，齐步走”，但不喊“立定”。等民团走离开放在地下的枪械以后，忽然一队全副武装的苏军跑步插进民团与枪械之间，枪刺对着民团。苏军指挥官这才宣布民团已经被缴械，并下令解散。这些日式枪械就归了共军。

为什么国民党不要这些日式枪械呢？因为美国整整武装了国民党四十个整编师。这些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根本看不上日械。

其实国民党军队也有整建制的日械部队。比如淮海大战时的黄伯滔部。黄部的失败固然有“不是我们太愚蠢，而是共军太狡猾”的原因。但围歼黄伯滔兵团的共军主力却是美械装备的。

共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有一条“一切缴获要归公”。

归了公干嘛去？

由上级机关把缴获来的各种不同制式的武器统一分类，整建制地武装不同的部队。比如从不同战场缴获来的大炮分类集中武装几支炮兵部队。不同战场缴获来的相同美械集中装备几支主力部队，致使主力部队的战斗力猛增。仍然维持日械装备的黄伯滔兵团当然不是对手了。

苏联主要枪械是圆盘式弹夹的冲锋枪和7.62步骑枪。国共两军较量时，哪见过这种苏式武器。都是美日两制加上汉阳造老七九，间或有些短柄短管的德式冲锋枪。还不知是苏军从德军手里缴获以后援助中共的，还是国民党德械师整批进口的。

共军是没有军饷的，只管饭。战争物资的来源红军时期主要靠打土豪。解放战争时期土改搞到一些地主浮财，主要还是发动群众捐献出来的粮食军装，由《车轮滚滚》的支前民工队推上前线的。从未见有给战士发卢布的。

我不敢说国共大决战时，苏联一个卢布一条枪都没给过中共。但战场消耗主要还是靠中共自己的缴获和发动群众的征集。苏联的援助基本见不到踪影。因为苏联惩国民党背叛反苏的前车之鉴，并不热心中共夺天下。

### 三、国民党的壮大才是百分之百靠的苏联饷械

下面附录了一篇《北京之春》2003年2月号的文章，清楚地指明，当年国民党北伐的七个军是用苏联支援的十二万条枪武装的。十二万条枪可以武装的十二万北伐军官兵，是苏联以每个月三十万大洋关的饷。

如果每个士兵每月一块大洋，则每月三十万大洋里的十二万用于养兵，另外十八万用于各种费用的开支。如果每名士兵每月关饷两块大洋，则每月三十万大洋里的二十四万用于养北伐军，余六万供其他开销。

北伐前各路军阀的武器一部分购买自国外，另一部分得自各自地盘上的兵工厂。比如汉阳兵工厂和沈阳兵工厂。但这些武器都由各省军阀控制，北伐军无法成批得到。

唯有苏联，肯倾全力支援中国的国民革命。各省军阀又惹不起列强之一的俄罗斯。才使国民党赖这些饷械得以壮大。

但国民党甫一得手，立刻先杀给它找来苏俄饷械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安能不恨蒋介石入骨，必欲报此血仇呢？

【附录】~~~~~

## 《北京之春》2003年2月号「历史见证」

苏联的军火

陆文禾

本人首先要感激徐泽荣先生。是他撰文提供的线索构成本文之主线。徐先生因撰写朝鲜战争史批露了众多中共一方之内幕而罹狱至今，令人对中共之卑劣大为愤慨。

徐先生笔墨追溯中、苏两党关系的渊源。其中于本文最为重要的是提供了苏联在列宁、斯大林先后领导下对二十年代中国北伐革命的援助具体内容。那便是总共十二万支枪和每月三十万银洋的资助。这是讲在北伐前几年的事。大概是1923到1926年之间的样子。

首先对这十二万支枪和每月三十万银元的份量我们要放到1920年代的环境去考量才能体察其于北伐之关键意义。这十二万支枪是俄国造。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打完在苏联境内的白俄抵抗力量刚刚为苏联工农红军的消灭(1920年)，这十二万支枪一定是苏联工农红军的武器也就说是西洋造。其精良比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汉阳造。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东征北伐成功仰仗武器精良是最大的原因。国民党共产党称颂东征北伐众口一词，都说是北伐军革命精神高扬，又得人心，所以将北洋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而不提北伐军用的俄国造，北洋军阀用的是汉阳造，北伐军武器上占了便宜，而这个便宜端赖列宁、斯大林为首之苏联共产党之国际主义支持！国共两党占了别人的便宜而不提实属鲜廉寡耻，忘恩负义，两个党都不是东西！

而且十二万支枪正是北伐七个军的总人数，可以说没有这个十二万支枪，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有人无枪，除了像今天海外民运喊几声之外对于中国的政局根本不起作用。所以北伐之成功，甚或北伐之开始端赖苏联之支持。除了这十二万支枪外，还有每月三十万袁大头。这是当时广州国民政府运作的运作经费，后来蒋介石东征打垮了陈炯明打开了地盘对外援不那么倚重。但如果一开始没有这笔经费也没有这黄埔军，东征便无以开始，何谈北伐。东征用的枪也是苏联，就连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北伐也是从苏联得到的枪支和弹药由新疆的盛世才处转送。这也是许先生提到的。

行文至此，本人多年的疑团才得以解开。在下曾读过郭沫若写的《洪波曲》，其中讲到他在二十年代初期在广州与革命政府政要过往从密。北伐军中曾作过蒋介石文笔吏，他讲过鲍罗廷在北伐前一时门庭若市，蒋介石、许崇智、廖仲凯等趋之若鹜。后来鲍罗廷回苏联莫斯科述职。等到他再到广州，形势已大变，鲍罗廷门可罗雀。记得当年读郭沫若的书到了这里，是一头雾水，真是不知道为什么鲍罗廷门庭若市在前门可罗雀于后。这郭沫若以文章著称于世，居然不作交待。

现在徐泽荣先生的数字出来了，本人才恍然大悟。虽然本人未见当事人之评述，对当时的情景也可以作一大胆之猜测，自信八九不离十也。鲍罗廷门庭若市之时便是苏联军火黄埔港靠岸分枪之时。鲍罗廷门可罗雀之日乃是中国军人蒋介石为首枪到了手便翻脸不买账之日，中国人这卑鄙由来已久！！

我们可以想见在枪来到手之前，蒋介石和许崇智、汪精卫、廖仲凯如何对鲍罗廷恭恭以礼，而共产党又如何上窜下跳想要分一杯羹又分不着。我们也可以想见中国共产党的那股难受劲。第三国际不把中国共产党作为主要援助对象而去拉国民党。我们也可以想见那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之口号实在是与苏联列宁斯大林谈判有了钱和枪的承诺后而作的公开表态。这一表态就孙中山而言主要是表给苏联人看的。中国人以为孙中山先生真要联俄联共扶助工农，那真是瞎了眼。倘是没有枪没有钱，孙中山压根不会讲这三句话。你要给本人十二万支枪和三百万美元一年我也会找几句一样的话。孙中山又有什了不起？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孙中山要共产党的人参加国民党，那也是为了取信于列宁和斯大林，说我跟你们是一头的，你看，你们的嫡系都进了我的圈子，有什么也不会瞒你，有什么也瞒不了

你。这也就是为什么周恩来可以去黄埔当政治部主任，这是孙中山蒋介石公开让第三国际在黄埔军校放一个明探。周恩来因其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在后来人的心目中地位崇高实乃后来之人不知情也。细心的人们会注意到，在周恩来与国民党被俘将领的谈话，只有周恩来自称是黄埔将领老师的二黄浦将领如杜律明之流从来没有承认过。本人的猜测是这些将领在黄埔念书时便从来未把周恩来看眼中，尊崇的只有蒋介石一人。后来被捕之后大概秉性还算厚道，没有再明拍马，正经的军人又有谁会看得起一个特务？我曾看过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的回忆录，谈到过黄埔的生涯提起过汪精卫“玉树临风”和陈炯明眼神淤斜，根本就未提周恩来此人。而电影《廖仲凯》中廖仲凯感谢中国共产党送优秀的干部来了，那纯是九十年代中国无行文人的编造。

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共产党在北伐之中到处鼓动造反。那是因为他们自以为国民党是靠共产党的关系才从苏联拿到的军火才有今天之局面。共产党为国民党争得这这么多好处，自己一点没落着什么，那还不应该自己开一点自留地吗？于是才有彭拜、毛泽东式的农民运动；才有湖南农民运动，以及毛泽东的考察报告。毛泽东的考察报告可没有提苏联军火。但如果没有苏联的军火他写那篇绝不会那么气壮。国民党军也不会忍耐那么久。

北伐军中的政治部主任制完全是照抄苏联的建制。而且政治主任都由共产党员来担任。在苏联政委政治部主任是党的明探。在北伐军中国共产党员担任的政治部主任就是第三国际在北伐军中之明探。正因为如此政治部主任的人选与军事长官的资历和声望往往根本不成比例。共产党的天下之后政治部主任于军事首长同级，后来的人以现在的制度去套当时的制度才会对周恩来的政治部主任的角色有错误的理解。国民党也明白样子装得出，才能骗得到军火，所以对共产党的猖狂是忍气吞声。到了1927年忍无可忍搞清党，蒋介石搞而得到其它军队的响应，是因为各部队首脑都要把身边的钉子拔掉。中国共产党讲的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其实蒋介石不光叛变了革命，而且还叛变了共产国际，撕毁了他对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诺言。中国共产党用一句笼统的叛变革命来概括是有不可细言之苦衷，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依赖苏联的各方面的支持，毕竟难以放在桌面上来，如果中共把苏联军援经援和盘托出固然可使国民党声名狼藉，但自己也要受损：一是自我示弱二是依仗洋人。

就蒋介石而言这是他杀共产党是回归民族主义之必然，但蒋介石就个人品行而纯是食言自肥，卑劣到无以复加之地步。

在这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列强这之中只有俄、日两国真正对中国下过本钱，英、美、法地域遥远又从心底里瞧不起中华民族以为中国人都是小人，不要说共产党他们视之为异端就是像蒋介石那样信誓旦旦的盟友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支持。哪曾有过像苏联那样的下本钱？而中国的政要，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用的中国人的惯技，叫做先骗后赖。骗不成了就要无赖。俄国对中国下了那末大的本钱，到头来国民党反咬一口，后来共产党有饭要一口，怨不得万国仁说中国人不守信义。

这里我要宕开一笔。

我二十几岁时曾经在大陆看过一部电影叫《大浪淘沙》，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里面就有结义的四兄弟都参加了革命。这革命便是二十年代的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革命。最后是老大，老三跟着国民党走，老四对革命悲观失望退出了，只有老二仍然跟着共产党走。老二的名字已经记不住了，只记得是于洋演的。这其中便有青年学生辩论的场景，有一个书生在那里大讲“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整个电影只拍参与大浪之中的几个青年人。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是只要血气、立场，站得稳便可以成事。在毛泽东时代的大多数电影都是这个味道。邓小平时代刚开始我就出国了，不知道后来如何了。

现在徐泽荣先生的数字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二十年代有血气的青年大概是非国民党即共产党。他们光靠血气是没有一点的用处。他们理论正确与否先不要去谈。没有枪还是只能听北洋政府的，当时的有血气的青年都拿了苏联的枪和弹药去打军阀。想来军阀的那一边是有人出来讲国



民党卖国共产党卖国的。只是那样的声音和文章本人没有见到而已。

没有见到过的并不等于没有，有心的人们如果能查到在军阀辖内的1926-1927年的旧报纸或许可以查到一点。否则就要问那些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如果他们在临终之前尚能讲几句实话，或者可以证实。这是本人的猜测，吴佩孚、孙传芳手下的文人一定会出来骂蒋介石卖国、孙中山卖国、廖仲恺卖国、汪精卫卖国的——拿着洋人的枪支来打中国人总可以算是卖国了吧。这些人自认是军阀的走狗或者本便是军阀之余孽。但坏人讲的话未见得就不是真话。徐先生的数字一出来，国共两党争相卖国的嘴脸就都露出来了。十二万支枪和每个月三十万银元的补贴，广州国民政府赖之而生存、蒋介石赖之而东征、北伐。共产党附骥其后搞毛泽东、彭湃式的农民运动，没有钱、没有枪支弹药，光有血气是没有用的。有了枪支弹药，血气也歪了，立场也邪了。对中国是叛了国，对苏联是先骗后赖，叛了又叛，为世人不齿。孙中山这尊神是国共两党供出来的。没有北伐不要说共产党，国民党也一样没有戏唱。没有苏联的十二万支枪，便没有北伐。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尊崇孙中山而布置苏联的十二万支枪，这可是舍本求末，谬之千里。

苏联在1924-1926年间对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全力支持还有二个余波。读史者不可不问不可不究。

第一个余波是1928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以及不久之后的广州起义。这两个起义的目的和诱因都是将部队拉起来，然后到汕头或广州接苏联来的军火重复北伐。今天的中国人已经难以想象七、八十年前军火对中国军队的重要。有了精良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一个军可以当十个军来用。黄埔军校的学生只学了半年有了军火就可以在蒋介石的领导和指挥下打垮陈炯明的正规军。这也就是为什么蒋介石立刻明白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用心，马上切割这起义部队与码头的联系。一旦码头占不到，起义部队就作鸟兽散了。因为南昌起义的诱因仍然是苏联军火。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甚至日本人都从来没有把那么多军火给过中国人。有军火就可以赢！一看军火到不了手，军心涣散，从头儿们开始。叶挺去了香港，周恩来也走了。只有朱德忠心耿耿。带着残部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而正式开始流寇的生涯。

第二个余波是十分明显的事，但在今天昏庸浑浊的年代居然成了暗曲。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活捉蒋介石。据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这件事的主因是张学良相信了周恩来的诺言，一旦抓了蒋介石，张学良可以得到苏联的军火！张学良丢了东北不光挨骂而且丢了自己的地盘和军工厂。粮响都要靠蒋介石接济。很自然他要再找军火的来源，自主自然是最佳，但又作不到，靠洋人最好，其中有提供军火先例的外人只有苏联和日本。而日本是杀父之仇人。又是抢了他地盘的仇人。倘若苏联能帮忙最好不过。于是周恩来一说有苏联可以提供军火，便如了自己的意，再加上1924-26年间有过那十二万之枪的先例中国共产党果真又是第三国际之嫡系。于是张学良就上了当，至于要抗日不要打内战，抢口一致对外是可以讲，也可以上口，是当不得饭吃也不能由此而作行动的准绳。其实张学良当时不知道周恩来拍胸脯是拍得自己的胸脯，斯大林并没有首肯给军火，后来西安事变事发，斯大林是在所有各方中率先公开申明反对并谴责张学良抓蒋。要我说张学良就是一个普通的军阀没有像后来文人讲的那么高尚，也不像国民党人讲的那么无能，至少国民党和共产党到今天都未曾讲过，张学良“西安事变”的主因是苏联的军火。张学良上了一大当，不好承认自己无能，于是讲周恩来是大政治家。其实倘若他能重新来过，非把周恩来毙了不可。周恩来在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中以骗术救了中国共产党一命，真是行骗的巨匠！我们中国人一向崇拜胜利者，成功的骗局就引以为智慧和能力。西安事变后对周恩来的推崇就是中国人崇尚行骗的例证。先骗后赖。现在的中国近代历史书中连苏联军火这四个字的影子都找不着了。

总而言之，中国人北伐到西安事变一向都有苏联军火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借助外力来作用的政局是那一段中国历史铨解的关键，这十二万军火竟然是那十几年历史之主脉。其本因也还是因为中华民族一向本意是不靠自己靠别人的。 □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 陈诚三策败老蒋

马悲鸣

周瑜和孙权设美人计，招亲刘皇叔。不料被诸葛亮看破，于是将计就计，给了赵子龙三个锦囊妙计，终于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

有个著名的无情对：“枯木已朽休纵斧，萧何三策定安刘”。

萧何三策能安刘。蒋介石手下有个陈诚，却是三策败了老蒋大事。

哪三策？

第一便是这满州国三四十万伪军的去留问题。由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击灭关东军，日本投降。由关东军训练出来的三四十万满州军全师未动，是支军事技能极强的职业化军队。关东军训练这支满州军的目的就是要代替自己防守满州国，以便自己能抽调出来去增援本土。

日本投降后，陈诚任接收东北的方面大员。满州军面临集体解散的下场。可这支部队吃饷吃惯了，不想回家种地，更不想被当成汉奸遭清算，于是派代表找到陈诚要求收编，帮国民党打共产党去。结果陈诚听罢大怒，一拍桌子，怒指满州军代表说：都给我老实回家种地去，谁要是敢反，老子就剿了他个汉奸！

那代表无颜而退，回去找袍泽一商量，既然国民党不要，那就找共产党去。于是又派代表找到了东北民主联军司令林彪，说明来意，如果肯收留的话，就帮共产党打国民党去。

那林彪乃中共的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当即答应了下来。四野百万大军里有三四十万满州军。抗战劲旅孙立人的新一军在东北被四野几乎全歼，可见关东军训练出来的日式满州军比美式装备的新一军还厉害。

另一方面，由于满州军不是林彪从一开始带出来的，而是收编的，故使用起来也不怎么可惜。这也是四野敢拼硬仗的原因之一。日后解放军大比武的军事技术骨干就多出自这支满州军。

陈诚的第二策是他手下出了个军事专家郭汝瑰，此人后来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三厅厅长。三厅就是作战厅。淮海大战的作战计划就是郭手订的，可他本人却是个地下党。他自己制定好了作战计划，转手就交给了中共的中央军委，致使解放军对国军动向了如指掌。国军前敌指挥官拿的是作战计划副本，而共军拿的却是正本。六十万打八十万，结果六十万赢了。整个淮海大战被作战计划的制订者本人所卖，安能不败？郭一个人足顶二十万兵力。郭是陈诚亲信。老蒋因为信任陈，才信任郭。

陈诚的第三策是断然不让关麟征参与指挥对解放军作战。关麟征在红军东征时，给以迎头痛击，使红军东渡黄河的东征计划以失败告终，并损失名将刘志丹。共军从未在关麟征手下讨过便宜。中条山抗战时关麟征亦表现绝佳。但因其不是江浙人，老蒋不敢委以重任。最后老蒋宁肯以自己的陆军大学校长之职酬关麟征，也没给过他实权。

解放战争汤恩伯败后，军中咸认惟有起用剿共最有办法的关麟征才能扭转战局。关也做好了出任准备。汤恩伯还给他带了话。但因陈诚力阻，老蒋终是未能起用关麟征。后关去了香港，等待老蒋将其招去台湾。但直到关病死香港，也没等到老蒋的招唤。一代剿共名将，在国共大战的战场上无一技之用，当是饮恨终生吧。



关是西北土包子，虽然比不得留美的孙立人洋气。但对付同样是土包子的八路军，智计是绰绰有余的。如果由关挂帅印，主持淮海大战和江防，国军未必能输。

陈诚拒绝收编满州军，致使其为林彪所用；重用郭汝瑰致其将国共决战主战场的作战计划悉数交与共军；力阻剿共最有办法的关麟征出战，致其老死病榻，未能一展其长才。此三策足以败了老蒋江山。以至于有史家误认陈诚是中共地下党。

可老蒋至死未悟，到了台湾后仍是重用陈诚。

\*\*\*\*\* \*\* \*\*\*\*\*

芦笛陈诚作的孽决不止此

这死猫三时任军政部长，在抗战后不顾共军疯狂扩张的现实，大搞裁军，专裁非嫡系队伍，害得那些抗战有功人员流离失所，生计无着，纷纷投入匪军，当时还编了个民谣出来：

此处不养爷，  
自有养爷处。  
处处不养爷，  
爷去投八路。

我认识的几位国民党老军人，一提起陈诚来就骂不绝口。

\*\*\*\*\* \*\* \*\*\*\*\*

天一黑标题：关麟征的剿共战争- 2004-6-10 03:57 (68 reads)

关麟征的剿共战争

当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用「东上抗日」的名义，袭击山西的时候，阎锡山的晋军，不战而败。不到几天的功夫，红军占领了晋西南。进攻太原市。阎锡山一方面准备放弃太原；一方面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告急，请求派兵入晋援助。

原来阎锡山的思想很封建，自民国成立以来，他就执掌山西的政治，他把山西治理的好象是另外的一个独立国家。山西省的铁路，和全国不同，两条铁轨的间隔，比全国的路轨窄了几寸。全国的火车不能通行山西。山西的火车，不能出山西的省境而通行全国。阎锡山是孟子的信徒，特别注意生产建设，轻重工业都办的比别的省份好的多。有人说：山西是中国的模范省；也有人说：山西省是世外桃源。事实上自民国成立以来，中国其它各省、因军阀混战的影响，都闹成民不聊生流离失所！而山西始终是太平无事，人民安居乐业。这不能说不是阎锡山的长处。可是阎锡山认为山西是他个人的家天下，那里会让中央军踏进山西的境内呢！

这一次红军袭击山西，如果就兵力的大小；就武器装备的好坏；就财富的多寡而判断胜负，预料晋军必胜，红军必败。因为两者的条件简直是天渊之别。可是事实上是阎锡山败了！而且败的不可思议！不得已，才请求中央军入山西。一般愚民的论调说：「中央军和红军是通通一气，中央军进不去的省份，红军能进去！红军进去以后，中央军也就跟身进去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接到阎锡山乞援的电报，立刻派黄杰率第二师，关麟征率第五十二师，由石太路赶至太原。阎锡山亲自出城欢迎，慰劳中央军的官兵。

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电报，命令黄杰率第二师协助晋军保卫太原市。命令关麟征率第五十二师驻守汾阳。阎锡山急欲把红军赶离山西，所以特别请关麟征商议，打算请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关麟征进兵离石以肃清袭击山西的红军。

关麟征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勇敢善战，在陈炯明叛变的时候，他仅仅是一个排长，可是他的兵力虽小，但是他在战场上立的功比别的团还大，他的胸部受了重伤以后，他还是不顾一

切的战斗。所以蒋校长对他特别的信任和器重。因为他是陕西人，所以当时他率领的五十二师也是三秦的健儿，性情强悍乐于战斗，想藉这一个战役立功。阎锡山的主张，正合他们的意思！所以关麟征亲自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请求，说明他要自告奋勇攻击敌人，而且要求立刻进兵到离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虽然准他相机进驻离石，可是给他限制了一个稳扎稳打的原则。

古人说「福至心灵」当时红军的主力集结在文水县以北的几县，准备袭击太原。万想不到关麟征竟敢率一师孤军深入晋西边境直取离石。

说起离石这个地方，东面枕的是吕梁山，西面带的是黄河。他是晋西交通的中心点。他西边的军渡，是通陕北的要津。黄河东岸是军渡，黄河西岸是吴堡。军渡和吴堡隔着一条黄河相对峙。

关麟征用火车把军队向离石运送，更出乎红军的意料之外。而且运的很迅速，红军想破坏铁路也来不及了！沿路没有主力红军，主力红军都前进到文水的东北，文水以西的红军是陕北乡下的自卫队配合当地的老百姓，没有枪械，他们拿的是失了时效的手榴弹和刀矛之属，不要说作战，连破坏铁路的能力也没有。可是他们的勇气是十足的。他们敢向军车上投掷手榴弹和砖石瓦块。这种冒险精神也是不容易的事！这些小阻碍，那里挡得住关麟征。

关麟征驻防离石的消息传到陕北之后，红军的河防司令员阎鸿炎立刻到吴堡一带集结兵力，虽备接应黄河东岸的红军。设法使红军安全波过黄河，退回陕北苏区。可是春天的气候，把黄河的冰桥都晒消了！冰桥消了红军凭甚么渡黄河呢！袭击山西的红军看见归路有失，就回过头来，掩袭关麟征的部队。要争夺这一条归还陕北的要路。

原来红军东渡黄河袭击山西的目的，主要的是为打山西的豪绅，没收一点物资，以解决苏区的穷困问题，读过孟子的人，都知道：「晋国，天下莫强焉」。所以去的时候，对山西的估价太高了！以为到山西去打豪绅，一定是会有相当的牺牲！料想不到山西人都是商人的性质，最怕打仗，红军进了山西以后，如入无人之境，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得到的物资数量，也超过了原来的理想。一方面固然是喜出望外。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包袱太重，作起战来行动就不方便了！关麟征看破红军的弱点，不顾上级「稳扎稳打」的命令，轻装向红军抄袭。红军为了保全既得的宝贵物资，也无心恋战，分途设法渡河。可是黄河的冰桥已经消了！这一个天险谁也没有方法渡过！这是红军的生死关头！

关麟征探清黄河冰桥已消，红军困于黄河东岸，大喜！以为千载难逢的立功机会已经铸定了，下令全师军队，一律轻装，各带三天的干粮，到黄河东岸追击红军。前一天的晚间准备好，当天黎明就全师出发。谁料想队伍没有开出十里路，天气突变，朔风怒吼！飞砂走石，天昏地暗，对面不能相见，人在野外不能立足、而且严寒凛冽，砭人肌骨。不得已，仍返宿营地。

一连三日三夜朔风怒吼不停！第四天气候好转，关麟征又下令如前，全师官兵轻装，各带三日干粮，追到黄河东岸，看见黄河的冰桥冻的比冬天还坚固，黄河里到处可以遂意渡过。黄河以东找不见一个红军的影子！这一个战役，虽然没有把红军歼灭，可是红军是吃了败仗，国民政府保卫山西的目的是达到了。当然算是大捷。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得到捷报以后，知道关麟征是一个智勇兼全的将领，又把他调到西北去和共产党作战。关麟征率五十二师到西北的时候，驻于陕西和甘肃交界的边境。他的司令部驻在天水。

一九三六年十月，毛泽东命令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贺龙率红二方面军，由川北经甘肃开入西北苏区。当时驻西北中央军，和关麟征联防。双方商议如何应敌。据驻西北中央军得到的情报，敌人有八万多人，武器也很齐全，还是要慎重，没有把握，不要轻与妄动。

关麟征得到的情报是敌人不满一万人，枪械不齐，下决心要迎头痛击。就在水一带追击红军。红军遭受了这一个意外的袭击。被五十二师俘虏的和伤亡的不下三千人，驻西北中央军见关麟征打了胜仗，他也想显一显本领。抽出来三个团的兵力，开到西北苏区的西南边缘，把一营人

分成一个单位，到苏区找红军。被苏区的地方武装，把他歼灭了！这三团人等于是给红军做损害赔偿一样！

根据的驻西北中央军失败和关麟征的胜利，就可以知道红军在苏区里面，和蛟龙在江海里一样，谁也战胜不过他。红军离开苏区，和鱼离了水一样，战斗的能力就降低得多了。关麟征一连打了这几个胜仗，声誉从此就提高了。所以到了抗日战争中他就一步一步的成了抗日的名将了。

据关麟征说：「我打共产党的战术，有三大原则。

（一）行军的时候，用蜈蚣阵。蜈蚣阵是在部队行军的时候，四面八方派搜兵，侦探警戒必须选拔最精明强干的官兵担任。这样一来敌人的埋伏就失了效力了。我军才能安全到达目的地。

（二）宿营的时候，用梅花阵。分成几个阵地，连贯成一气，互相援助，可以制止敌人的袭击。

（三）作战的时候，用猛攻急追。把敌情侦察清楚以后，用我优势的兵力向劣势敌人猛攻。敌人必然溃退。我军必须要急追。不要因敌人败退，自己就算胜利了！过去国军剿共的失策是，稳扎稳打。稳扎是对的。稳打就不对了！如果早用猛打急追的战法，我相信早把共产党肃清了！战术思想关系大得很！」

在「双十二事变」之前，共产党认为关麟征是西北苏区的劲敌！屡次和关麟征作战，共产党都吃了亏！

\*\*\*\*\* \*\* 芦笛：可惜蒋公不知使用人材\*\*\*\*\*

□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 被改写的二战史（一）

芦笛

昨天那篇文章，其实是网友转贴来的爱国愤青《诺曼地登陆的另一面》刺激出来的。那种下流货色，老芦当年上高一学世界现代史便背得滚瓜烂熟了。那教科书由老毛子编写，教育部组织人翻译过来，其无耻自吹，连当年备受洗脑的小芦都受不了，记得上面有句话是什么“苏联红军拯救了欧洲”，简直让我吐了出来，没想到数十年后的今天，它仍然是新一代革命接班人的传家宝。国人之永无长进，于兹可见一斑。

那文章说什么盟军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目的是想让苏联拼光，这其实正是斯大林传给我党，又由我党传给全国人民特别是所谓“民运人士”及其同情者们的绝活：“阴暗心理分析”。正如我多次说过的那样，中国人别的不行，用邪恶心思揣测他人行为动机，发明各种离奇的阴谋理论的功夫却独步全世界。弄到后来，甚至有人在网上闹出这种笑话来：毫不知耻地一本正经地使用“阴暗心理分析术”，还扬扬自得地向大众介绍，说那就是西方大夫使用的“心理分析”！

斯大林在二战中发明的西方阴谋论，计有以下主要两种：

第一，英法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是想让希特勒东进攻苏。这一阴谋被斯大林识破，与希特勒结盟，粉碎了英法阴谋，为苏联赢得了时间，使英法帝国主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二，苏联参战后，盟军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听任苏联独自抗击德军，因此，德军其实是苏军单独击败的，“苏联红军拯救了欧洲”。

此文根据本人看过的一点西方出的二战史和电视片，介绍一下二战真相，以使只看过中文出版物、满脑子奇特战略的马师弟住嘴。需要声明的是，本人是印象派，日期细节不如小安子记得那么清楚。如果有误，还望安子或其他网友及时指正。我今晚还有事，只能写到哪里算哪里，不按事件顺序，先从批驳那愤青的无知帖开始。

### 一、英美果然不想开辟第二战场么？

受我党洗脑的同志，中国现代史只知道红军在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不知道同期国府的“十年建设”。就连红军的历史，他们也只知道老毛领导的一方面军。同样地，对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只知道苏联红军如何英勇，似乎那仗就是苏联一家打的，以致弄出这“第二战场”的笑话来。

其实苏联根本不是孤军作战，在苏联参战之前，英国就一直在抗击德军，先是不列颠空战，后来又是大西洋上的海上较量，皇家海军还炮击德国港口，以后又是皇家空军远程轰炸德国，空中和海上的较量自始至终贯穿了整个战争。

陆地上的较量也早在诺曼地开始前就开始了，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11月间英军就在北非发动“十字军行动”，进攻北非的德意军队。次年年初，德国最优秀的元帅之一隆美尔率非洲军团进入北非，与英军展开激战并击败之。英军败退到阿拉曼，由蒙哥马利取代亚历山大作指挥后，于同年10月—11月间发起阿拉曼战役，大败隆美尔，该战役是二战中对德第一次大捷。丘吉尔在下院演说时称为“结局的开始”，后来他回首往事时说：“在阿拉曼之前，我们从未赢过；在阿拉曼之后，我们从未输过。”西方严肃的二战史如《第三帝国的兴亡》，都将阿拉曼、斯大林格勒、瓜达尔卡纳尔岛等战役并列为二战的转折点。阿拉曼大捷早于斯大林格勒大捷，当时对盟军士气的鼓舞作用不可限量。



阿拉曼战役后期，英美军在北非大举登陆，是为“火炬行动”，43年4月至5月间，英美军发起突尼斯战役，全歼驻北非德、意军。

同年7月，英美军在意大利西西里登陆。8月月占领墨西拿，9月，盟军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同月，墨索里尼垮台，意大利向盟军投降，随后德军进入意大利，10月13日，意大利新政府对德宣战。

这些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诺曼地登陆之前，和苏德战争同步进行，怎么能抹煞这些重大战役，认为此前没有“第二战场”呢？

不容否认，苏联确实抗击了德军的主力。但我早说过了，东进消灭斯拉夫“亚人类”本来就是希特勒的战略目标，这能说是斯大林为了拯救人类的主动行为么？笑话！

或许有人会说，英美军应该早点在法国登陆。当时美国人也确实倾向于这个选择，但丘吉尔坚持要瞄准德国“柔软的下腹部”下手，也就是在地中海搞两栖作战。我脚得，他这考虑确实是比较现实合理的。

我们看那段历史时须得牢记在心的基本事实是，英美在欧洲大陆上并无立足点，只能以英国为基地，在欧洲某地强行登陆。两栖作战难度非常之大，须比不得陆地战场：首先要有绝对的制空制海权，其次还得气候帮忙，英吉利海峡是世上气候最难测、最多变、最险恶的海峡，而法国沿岸是德军的防御重点，隆美尔督造的永久性要塞建筑坚固，火力极强。1944年以前，盟军还根本不具备大规模跨海作战的物质条件。只能避实击虚，去德军防守空虚之处打主意。

丘吉尔之所以坚持对准“地中海柔软的下腹部”，反对提早在法国登陆，和他本人的军事经验分不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该同志是海军大臣（不敢保证是否准确，反正官不小），参与策划指挥了1915年以英军为主的协约国军队在土耳其加利波利登陆战役。部队登陆后鏖战凡9个月，战死25万人（土军死亡数目相当），竟然一直呆在滩头阵地上，未能深入内陆一步，最后只得丢盔卸甲，认输而去，让君士坦丁堡举行盛大庆祝。那还是打土耳其那种“欧洲病夫”（按，这是土耳其盟友德国人对该国的客观评价）。正因为这教训之惨痛，丘吉尔才坚决抵制了斯大林的不合理要求，避免了盟军不合理、无必要的牺牲。

我想，愤青们替老大哥打抱不平，至此可以休矣。

【未完待续】

□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 被改写的二战史（二）

芦笛

### 二、关于绥靖主义

我在本文第一节中指出，共党编造的最大谎言之一，便是英法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目的是让希特勒放手东进攻苏。而这一阴谋被斯大林英明地识破，他与希特勒结盟，粉碎了英法阴谋，为苏联赢得了时间，使英法帝国主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就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记得毛选上还有篇文章，题目似乎是什么《揭破远东慕尼黑阴谋》，开头便是什么“日美勾结，牺牲中国”的谴责。

如今想来，那除了充份暴露我党的“阴暗心理分析”的党术（后来成了国术）之外，还暴露了伟大领袖对世界事务无知到了何等程度。根据《西行漫记》，此人竟然对斯诺讲，希特勒不过是个傀儡，墨索里尼才是真的好汉。这种只读线装书的落第秀才村学究竟然作了现代中国领袖，实在是敝民族的大不幸。

其实历史绝对不会有那么简单，绥靖主义的出台，原因非常复杂，不全面了解那个时代的复杂背景，就根本不可能理出个脉络来。

史家公认，二次世界大战其实是一战的延伸，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协约国在战后对德国的无情制裁引出来的后患。这期间，法国人的罪过最大。

我已经在旧作中痛驳过军事史专家小安子的胡说八道，一针见血地指出，协约国并没在一战中摧毁了德军主力，一战基本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歼灭战（除了德国在东线的完胜和意大利对奥国的大胜之外），而是固定阵线的消耗战。这如同武功高手两掌相抵，比拼内力，人力物力资源远远不如协约国的德国最后耗得油干灯灭，颓然倒地，而对方也累得半死不活。

所以，从德国人那边来看，德国是自己垮了的，不是让人打败的，而这说法也相当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终战（此乃协和语，为照顾本坛势力雄厚的日本帮，我特地采用了“完胜”、“终战”之类的汉奸话投其所好，嘻嘻）时，德国主力并未如一战那样被歼灭，德国没有丧失一寸领土，军队统统驻扎在境外，这些都不能说是协约国取得决定性军事胜利的表现。

更重要的是，德国将领在 1918 年 11 月 5 日签订停战协议时，前提是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该年初提出的著名的“14 点方案”，该方案允诺参战各方“体面的和平”（honorabbe peace），特别指出战胜国不会向战败国索赔，只要求德国交还在普法战争后抢去的法国领土亚尔萨斯—洛林，以及在一战中侵占的一切土地。当时德国统帅部认为可以接受这些条件，因此将其作为投降基础。

但停火于同年 11 月 11 日 11 时生效后，协约国军竟然迟迟不解除封锁，导致维也纳等地发生饥荒，大批人民饿死。到 1919 年 6 月 28 日签订凡尔赛和约时，威尔逊的 14 条却被协约国忘记得干乾淨净。德国人得到的不是体面的和平，而是史无前例的羞辱和惨重损失，因此，德国人民普遍认为他们被协约国欺骗了（我觉得也是如此）。

凡尔赛和约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历史上签订过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德国蒙受的领土损失如下：

亚尔萨斯—洛林区割让给法国，莱茵区为非武装区，以确保法国边境安全；

Eupen, Malmedy和Moresnet 割让给比利时；

北Schleswig 割让给丹麦；

Troppau 割让给捷克斯洛伐克；

西普鲁士、Posen和西里西亚的一半割让给波兰；

此外，德国还交出萨尔工业区给国联管辖，但泽市变成由国联管辖的自由市。Memel 港原由国联管辖，但于 1923 年被立陶宛吞并。德国一共丧失了 2 万 8 千平方英里的本土和居住于其上的 6 百万人民，以及总计达一百万平方英里的全部海外殖民地。尽管德奥两国人民渴望统一，但和约粗暴禁止两国合并。

经济损失如下：

丧失了萨尔区、西里西亚的煤矿和亚尔萨斯的铁矿；

66 亿镑的战争赔款。这在当时完全是个天文数字（当时 1000 镑就能买现在价值百万以上的住宅），根本就超出了德国的经济能力。与会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强烈抗议，说这完全是旨在使德国财政破产，必然在日后酿成动乱。他的预言果然实现了。

除此之外，协约国还向德国强加了军事限制，德国陆军被减为 10 万人，不许德国生产坦克、大炮和军用飞机，海军只许有 9 艘战列舰、6 艘轻巡洋舰、12 艘驱逐舰和 12 艘鱼雷艇。德国军队完全变成了一只警察武装，根本没有国防能力。

该条约拟定后，战胜国只给了德国代表团三周时间提出异议，德国代表团几乎对每一条都提出异议，但毫无效果，最后还是给逼着签了字。德国人民因此说那条约是“口授”给德国的，根本不是什么谈判。

最混帐的是，20 年代法国居然派兵进入鲁尔区，任意射杀当地平民，而喂马政府只能敢怒不敢言。战胜国的这些倒行逆施，在德国人民心目中普遍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为希特勒上台作了充份铺垫。

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些事实，就能理解希特勒的民族主义、复仇主义的叫嚣为何会深深地打动了德国人民的心，也不难看出如今我党疯狂推行的“百年国耻教育”的潜在危害性。幸运的是，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从来是个怯懦的民族，丝毫没有德国民族的强悍，其无比英勇从来只是在嘴上和纸上，庶几可以解除我辈对中国法西斯化的杞忧。

尽管如此，我已经多次指出，官方推行的这种愚昧宣传，终将造成疯狂的人民和清醒的政府的严重对立，为下一轮全国大砍大杀作足铺垫功夫。

另一方面，许多同志不知道，一战后出现了许多新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其中一个，其边境具有很大人为成份。该国是从奥匈帝国中分出来的，具有哈弗斯堡王朝的许多特点，可以说是奥匈帝国的缩影，其境内民族组成非常复杂，有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日尔曼人、波兰人和其他几个少数民族。在战后经济危机中，德国人居住的区域遭受了最严重打击。他们渴望和德国统一，以享受公平待遇。同样地，波兰因为吞并了德国领土，也接纳了大量德国居民，这些人也盼望回到祖国怀抱中去。

总而言之，一战后的欧洲格局，完全是强国瓜分世界的强权外交制造出来的，处处布满了烈火乾柴，就等火星飞上去。

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是一战代价实在太惨痛。它导致两千万人民丧生，摧毁了国家经济，使得英法人民对战争深恶痛绝。空袭的发明更使欧洲人民陷入恐慌。英国就拍了许多故事片，宣传空袭之恐怖，使许多人认定再打一次世界大战就是文明末日。英法都是民主国家，政府必须依据民意制定政策，在和平主义甚嚣尘上之际，难以想像他们会去穷兵黩武。

更糟糕的是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世界性大萧条，使民主制度在欧洲全面破产。除了英国比较稳定外，法国和德国都没有哪个内阁寿命超过一年。法国最 TMD 荒唐，其社会主义政府搞什么高福利，提出给工人每年两周假期，每周工作 40 小时，结果引发物价飞涨，工人们度假回来发现自己一钱不名。工潮迭起，社会动乱无日无休。当德国崛起之时，法国正陷于无休止的动荡中，还顾得上管什么隔壁闲事？

这期间，英法的态度也不同。德国从来是法国的噩梦，战后德国彻底垮了杆，法国还忧心忡忡，参与巴黎和会的总统克来门梭还嫌惩罚的不够，说凡尔赛条约并未缔造和平，只是赢得了 20 年的停战时间。因此，法国一直想和其他国家结盟对付德国，形成所谓“集体安全体系”。他们首先去拉英国入夥，不料英国首相劳埃德坦率地告诉法国人，敝国的外交政策传统，从来是联合欧洲大陆次强反对首强，避免一强独霸大陆。现在贵国已成大陆首强，敝国决不会与贵国结盟。法国只得去拉拢小国加盟。

希特勒上台后，公开违反凡尔赛和约，开始重新武装德国。此时法国正在内乱中，无暇全力以赴，而英国则认为法国人惩罚德国人干得太过份。虽然他们非常讨厌希特勒，但此时也看到了希特勒崛起乃是当初英法政治家短视的恶果，觉得适当恢复德国往昔的大国地位才是消除这危机的根本解决办法。这其中，地缘政治的考虑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英国人觉得，让德国适当恢复实力，有助于维护欧洲均势，遏制其他强权的一国独大。

这里面，政治家的个人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张伯伦在 1937 年作了英国首相。该同志是个理想主义者，虽然毫无外交经验，但因为他在国内成功调解过劳资冲突而信心满满，觉得国际间完全可以使用首脑谈判来代替武力解决争端。在他看来，希特勒的目标是完成欧洲日耳曼人的统一，那阵子要求的不过是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人居住地区苏台德，他觉得可以答应。没想到希特勒得陇望蜀，在取得苏台德地区后又进军布拉格，他才从幻想中惊醒过来，忙不迭地和法国担保波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受侵犯，想以此吓阻德国，不料希特勒认定英法不会出兵，悍然入侵波兰，导致二战爆发。

法国总统达拉第则没有那么天真。他知道法德终有一战，但法国重新武装起步太晚，特别是空军远远落在德国后面。当时德国已有上千架飞机，而法国才有百多架。绥靖政策在他其实和蒋委员长的“以空间换取时间”是一回事，区别只在于他牺牲的空间是别国而不是本国的。

英法为何不与苏联结盟，联手对付纳粹？众所周知，毋庸置疑，纳粹代表极右邪恶势力，共党代表极左邪恶势力，两者体制惊人地类似，但在意识形态上水火不相容。希特勒是以反共起家的，不但在上台后残暴地镇压了合法的共产党，而且在 1936 年（？）便和意大利、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条约。

因此，一开头，斯大林确实是想联合英法对付纳粹，为此和两国举行了谈判，但英法对此没有多少兴趣。我记得《第三帝国的兴亡》上说，苏联派出的谈判官员是元帅一级的，而英法派出不过是中等军官，这对比足以显示两者对谈判的诚意如何。

英法对与苏结盟缺乏兴趣是很自然的。首先，那当然是苏联反动的意识形态和黑暗的社会制度在文明世界中引起的天然反感。其次，他们一致认定红军遭受的大清洗使它丧失了战斗力，和苏联结盟没有什么军事价值。最后，东欧国家对苏联普遍怀有戒心。波兰此前曾被俄国瓜分过三次，在 20 年代又和苏联大战并获得完胜，获得了西乌克兰的一点领土，日夜提防俄国熊回来报仇雪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罗马尼亚等国都以苏联为假想敌。很明显，和苏联结盟，势必要把这些国家推入德国人的怀抱。

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历史，就不难明白，其实出卖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慕尼黑协议的签订，根本就不是共党说的什么英法帝国主义深谋远虑地牺牲东欧国家，放手让希特勒入侵苏联，而是当时西方政治家根据他们了解的政治形势和民意指向，所能作出的他们认为最佳的决策。你可以指责他们缺乏远见，但决不能说人家是包藏莫须有的祸心。

与共党的谎言相反，西方政治家的重大失误，正是没按斯大林病态想像出来的大阴谋行事，把希特勒这条疯狗放出去痛咬斯大林那条疯狗。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共产主义都远比法西斯主义邪恶。纳粹犯下的最大罪行，乃是种族灭绝，消灭犹太人。但即使要比杀人，杀了六百万犹太人的元首希特勒，根本不是害死了两千万苏联人的大元帅斯大林的对头，遑论害死至少半亿中国人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更何况纳粹在西欧北欧的表现都很文明，并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给被占领国，更不曾在哪儿发动人民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从本质上来说，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性远远不及共产主义，其蛊惑煽动力就更不可比了。我在旧作中说过，纳粹理论的致命弱点，是它坚信亚利安人是主子种族，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形成世界规模的国际运动。相反，国际共运以“解放全人类”的阶级斗争为口号，煽动人民之间的仇恨和分裂，不但有世界性市场，而且对文明的颠覆和破坏是有史以来见所未见的。

有的网友跟贴指责我基于对斯大林的个人感情胡说八道。这种指责，颇类似指责文明人谴责纳粹制度是基于对希特勒的个人憎恨一样。真无法想像有谁敢这么在西方说这种话，起码犹太人不会轻饶这种滥调。

对于饱受共党制度荼毒的中国人民(特别是所谓“阶级敌人”)来说，他们与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和犹太人与希特勒之间的关系也没什么本质差别。将我对共党制度的深仇大恨归结于私人感情，只能暴露出批评者既对斯大林此人干过些什么令人发指的罪行一无所知，也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祸害毫无认识。建议持类似观点的同志去稍微看两本斯大林传，哪怕是苏联解体后俄国人写的也行。

【未完待续】

□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 夏季随笔 ( - )

大重九

輯一

海，日光下的夜，藍夜。

\*

回聲，已不復是你的聲音。

\*

幽深處蕪，心靈尤然。

\*

記憶是個“化工廠”…

\*

幽靜處雪尤丰美。

\*

禁欲者敏於欲，欺人者敏於欺。

\*

紅牆上舊漆剝落處，露出從前的漆色。

\*

灰屋頂上落滿了灰色的鴿子，陽光是無色的…

\*

人自身是個迷，由此生出別的迷來。

\*

有沒有不偏不倚的“觀點”呢？

\*

讀來平淡的國家史的國家是幸福的。讀來平淡的思想史的思想是不幸福的。

\*

世無出版自由，名作皆‘妓品’；世有出版自由，末流成主流。

\*



通俗，就是通向俗，俗則無處可通，俗而已。

\*

聖人生而大盜起，大盜起而委形於聖。

\*

當眾人高頌百川歸海時，我則慶幸自己不是川。

\*

當你的理性優於感性時，你是知足的；當你的感性優於理性時，你是健慷的。

\*

對我們中國人而言，上帝沒有死，因為他從來就未存在過。上帝是‘泊來品’。

\*

與宗教，我們總是將信將疑的。信時，是它與健慷有宜，疑時，是它對健慷有害。我們是“拜身教”的虔誠的信徒。

\*

我們天生沒有多少宗教感，卻容易崇拜某個人，到了無人可崇拜的時候，則將崇拜的目光投向自己。

\*

我們壓根兒不信所謂的“最後審判”，而覺得“入土為安”可信可靠些。也講功名、分尊卑，但一入土，那些便不再重要，湮消云散了，我們是極其實際又極其虛無的民族。

\*

以民族特質言，中國出孔子孟子不奇，奇在出老子莊子，后者雖然也講與世周旋，精於與世周旋，但興致總是顯得不足，他們骨子里悲觀厭世憤世，不把現存的價值觀放在眼里，他們始於懷疑，終於懷疑，他們是中國空前絕后的思想家。

\*

因對死亡的好奇而寫死亡，久久地沉浸在里面，徐徐緩緩漸漸地寫出一片灰色的快樂來——芥川龍之介《河童》閱后感。

\*

生活是一種病，藝術活動是醫院，醫院不僅治病，亦是形形色色病菌的溫床，它殺死了一些好的藝術家，包括川端康成，包括海明威…

\*

美的瞬間，猶難名狀，後來可以名狀了，已與美無關。

\*

詩韻妙，妙到幾乎全憑一個韻就可立於詩的不敗之地——僅僅剩個韻，詩就死了。

\*

瓦格納的 T a n n h u s e r 的序曲，恢宏的單純中呈現出偉大氣象，沒有這樣的音樂，人類也真愧為人類了。

\*

巴哈變奏曲的均衡猶如魏碑的書法的均衡——所有的變化旨在均衡，所有的均衡飽含變化。

\*

莫扎特的憂鬱是金色的憂鬱，肖邦的愉悅是銀色的愉悅。

\*

蕭邦的夜曲即興曲最蕭邦，在那裡面，他的潛語是：我，是唯一的。

\*

埃利奧特·史密斯（E l l i o t t S m i t h）的“X O”唱得懶洋洋的，頹廢的春日午後，長覺初醒，牆上斜斜的溫暖的日影…

\*

范寬山水畫里的神性是書卷氣的神性，陶淵明詩中的神性是自然的神性。

\*

托爾斯泰是個大頑童，宗教拴不住他，藝術留不下他，更不用說家庭之類的了。

\*

妥思托也夫斯基的思想是夜遊性的，漫漫無終極，如果他未在寫完《卡拉瑪佐夫兄弟》后三個月就死的話，繼續寫，其新境界可能更為迷人。托爾斯泰心里有許多結，雖然他曾公開宣稱自己是基督徒，然而，臨終前，耶穌的思想並未能解開他的那些結，他慨然嘆道，妥思托也夫斯基是他唯一可以求教的人。

\*

法蘭西的蒙田，俄羅斯的妥思托也夫思基，臨終前都請來了神父，懺悔——此非他們的思想的突變而皈依宗教，只是死前的某種心情。

\*

讀阿根廷的包亥斯（J o r g e L u i s B o r g e s）的作品，不知不覺地忘記了他的國籍，他的時代，他的派別，我面對的僅僅是位智者，一位沉醉於未知之迷的人。

\*

卡夫卡虛無的厲害，以至到了近乎以毅力而非興致去寫的程度。死前，他請友人將所有的文稿付之於炬，可能不全是瞬間的沖動。曹雪芹也虛無，可他寫的興致實在好，好到几乎忘掉了虛無。

\*

…沒有動機，沒有分析，沒有邏輯，沒有結構，沒有善惡，沒有明顯的愛恨，只有靜觀和凝視…夢境的人是現實的人的反面，莊子，包海斯恍惚于主體客體的神奇交織。卡夫卡欲在寫作中沉浸到“深深的睡眠”以觸及那個未知——現實的未知，非夢境的未知。因為，夢境自身就是未知。

\* 卡夫卡有个基调：灰色的基调，它仿佛是一条河流，所有的“粼波”都是这河流上的幽幽闪烁。

\*

包海斯、庄子、妥斯托也夫斯基、羅伯特.勃朗寧、安德烈.紀德無意“揭示”本體，只想滲入沉浸本體。前者可以言狀，后者難以言狀。

\*

妥斯托也夫斯基書里的人物有愛憎，有善惡，而他自己的則隱晦再隱晦，他果真有在有意隱晦嗎，沒有，寫的最好的狀態便是混沌狀態。

\*

妥斯托也夫斯基的一只眼是棕色，另一只是灰色，一只眼的瞳孔大，顏色暗淡…他的妻子安娜.妥斯托也夫斯基在回憶錄里有這麼一筆。

\*

是啊，托馬斯.曼( T h o m a s m a n n )，我們都是在想方設法地尋找借口，歷史的，宗教的，文學的，藝術的，來表表一己之見的。

\*

普罗斯特说：在与死亡相遇之前能与真理相遇的人，是幸福的。我因而想：在与真理相遇之前，可能得先遇上死亡或“死亡”。

\*

“認識你自己”，是自觀；喚醒你自己，是自省。

\*

在所讀過的詩中，最令我久久難忘的也許是陶淵明的“平淡”了。

\*

就本質言，藝術活動是種“自燃”活動，它並非一定要照亮什麼，只是不可抑制地“自燃”。

\*

虛無主義是一種遠見。悲觀主義也是，但依舊在執著什麼，才有悲來。虛無主義除了虛無外，不再執著了。保羅.薩特的虛無主義並沒影響他的入世的生活觀，他在“與時間進行精疲力竭的賽跑”時，并沒忘記對觀眾繼續作有關虛無主義興致勃勃的演講。

\*

紀德和蕭邦的思想的精妙處均含有夜色。

\*

從前的宗教是一種熱情，后來的宗教只是一種因襲，一種習慣。

\*

物質不滅，思想則注定要消亡，一切思想都注定要朽掉，包括此話的思想在內。

\*

宗教是“盲人”的向导，向导自己也是盲的，我無法從旁提示，因我自己也茫然而無所適從。

\*

與基督教不同的是，猶太神秘教認為：七日創世之后，上帝便離去了。沒有上帝之子，沒有使徒的記錄，消逝得無影無蹤。這位上帝令人懷念，引我猜度，想來，他是一位極度的完美主義者和極度的悲觀厭世者。

\*

意味深長的是，耶蘇，釋加，蘇格拉底，帕薩格拉斯，都不留文字，他們對后人的理解力表示深深的懷疑。

\*

《聖經》告戒人們不可對未來妄作預測，而自己卻對未來作了最大的預言：“陽光之下無新事”。

\*

人生是走向終點的旅途，宗教是想變終點為起點的旅途，藝術是欲使人忘卻終點的旅途。

\*

想来远景是个观念，没有观念，也就没了远景。

\*

由大至小的十个套盒，最小的盒子关着我，我竭力挣扎，将盒子一一摆脱，及至最后那个最大的盒子时，精疲力尽了，然而我却充满了成就感，对周围的黑暗已不在怀。

\*

卡夫卡的笔记里有这么一段：“理解这种幸福：你双足所占的地面不超出双足自身的大小。”那么，我们所有的欲望，是否都是想“迈出去”的欲望？而且，我们的“足”会因此变大或变小吗？

\*

中國現代文學中，木心的詩是一令人目眩神醉的景觀，它和當代中國沒有關係，卻可以屬於任何時代。

\*

“文如其人”，是就風格而言的，在“質”上，文與人的關係很多樣，有文比人好，好多了，有文比人差，差多了，常見的情形則是：文與人都平凡，都沒什麼可說的。

\*

為人之道與為文之道通常是兩碼事，將其混為一談，是對文、對人的雙重誤解或曲解。

\*

藝術是美酒，藝術是毒藥，藝術是翅膀，藝術是沼澤，藝術是躺椅，藝術是深淵，藝術使人純潔

善良，藝術使人復雜邪僻…，藝術是很麻煩的。

\*

言而無文，行不遠矣；文而少誠，行不健矣。

\*

至誠寡言，至誠亦洋洋萬言。

\*

思想有兩類：表述前的和表述後的，前者真實，後者難免修飾。

\*

思緒是輕盈而自由的，它聞聲而遁，漂忽不定，來無時，去無影，沒有目的地，一旦安居下來，便成了觀點，形象鮮明起來了。鮮明易自限，自限則是僵滯的開始，不再自由了。思緒是亦居亦遊的，居是暫息，遊是終極。在精神旅途中，我們常常看到許多人早早地定居下來，他們精心裝飾自己的房子，模模這，碰碰那，神閑氣定地寫著大本大本的‘遊記’和‘回憶。

\*

靈感是一奇遇，奇遇常常發生在迷途中。

□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 夏季随笔 (二)

大重九

輯二

一切信仰皆如籐蔓，它們所依附攀緣的也是籐蔓。

\*

想來這個世界象個大院子，理想主義是前門，虛無主義是后門，院里很多人很多事，院外黑暗空寂，什麼也沒有。

\*

不安、燥动、膨胀、青春、无知…是唯一可与虚无抗衡的力量，尽管之后还是虚无弥漫着虚无…

\*

西方古賢言：哲學的目的地是使思想得以平靜。我不由念及：使思想平靜的哲學還是不是哲學？

\*

懷疑主義是即存世界的永恆的驕驕天敵。

\*

怀疑主义者好发问，其目的并非止于答案，而是怀疑答案。

\*

還是現代的路德魏格.維根司坦 (L u d w i g W i t t g e n s t e i n) 徹底，他力圖將迄今為止的所有哲學的基石抽掉，輕輕擱在一旁，走了…

\*

黑寂浩渺空間之極限取決你的想象力之極限。

\*

無際的空間令人恐懼，絕對的自由亦可作如是觀。

\*

遺忘的最終對象是遺忘自身。

\*

冥河無記憶。

\*

越微妙的思想越易于引起误解，能否避免呢？也難。這是思想的命運。

\*

想象力才是宗教信仰的基石，而世間的信徒所缺的大抵都是想象力。

\*

信仰的对象是那些尚不清晰、尚未形成、尚未出现的事物，如果它们已经清晰、确定、无疑的话，那就不是信不信，而是接受不接受了。

\*

泛神论（Pantheistic）道出了神的本质：一切事物皆有神意，善的，恶的，高尚的，污秽的，正义的，邪恶的，残暴的，仁爱的，真理的，谬误的…里面皆有神意，神，活在我们的心中。

\*

“回味”若是重新体会最初的那个感受的话，说明那个感受已被淡忘了，如已淡忘，如何去”回味“呢？

\*

語言可以誘導思想，也可以悄悄地窒息、謀殺思想…

\*

最想忘掉的人事在记忆里呆得最持久，而最想永久记住的人事却在记忆里无可挽回地渐渐地褪色。

\*

如果我们能从逃犯身上得到他们对自由渴望的百分之一话，如果我们能从小孩身上得到他们对世界的好奇的百分之一的的话，如果我们能从复明的盲人身上得到他们对世界的新鲜感的百分之一的的话，如果我们依旧能保持着初恋情感的百分之一的的话…

\*

远景的魅力是：当走入它的时候，你发现那里还有一个远景。

\*

算命人算完了，说再来啊再来啊，好像每次算，命运都不一样似的，我笑了，他也笑了。

\*

那些所谓各种主义的“向导”们啊，你们真的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我所知道的是，他们多半是倦于遊，木于見，苦于行。

\*

魔鬼的含义在上帝那里找，就找到了，好比梦里的有些事要在现实里找一样。

\*

將不同的荒謬分布在不同的時代，上帝也患貧不患均。

\*

帕斯卡 (Blaise Pascal) 言：只有上帝才能談上帝，說得真是好，好到他不再是神學家，而是十足的思想家了。

\*

你清通，你好在此，亦滯於此，因為事情的本質是不清不通的。

\*

馬克思和毛澤東的區別很多，其一是：馬克思的朋友里有一位叫海涅的，毛澤東則沒有。

\*

如同某類奇才，毛澤東成了大事之後，便不由自主地將其毀掉。

\*

“让混乱来统治世界吧！”已经年逾古稀的Intel的创建人安德烈·格罗夫 (Andrew Grove) 微笑地这么说道。

\*

古羅馬人凱托 (Cato) 言，智慧是要使人的臂膀變軟的。魯迅雜文里的智慧卻是使人骨頭變硬的智慧。

\*

中國只出了一個魯迅，有人就已經覺得太多太多了。

\*

还是那句话，把属于鲁迅的归于鲁迅，不属于鲁迅的，从哪来的，就回到哪里去。

\*

無畏，是天才的特征，無知不是。

\*

欲了解民族性吗？那就看看他们是怎样对待这个民族里的天才，就知道一些了。

\*

最讓我們現代中國人感到陌生的要算魏晉人士了，他們的風骨，他們的脾氣，他們品性上的“潔癖”，这些与现代中国人是如此遥远，如此隔阂，表明他們與我們本无“血緣關係”，然而他們畢竟是中國人，高貴的中國人——不要奢談他們了，我們早已失去了談論他們的資格。

\*

動輒稱讚此人有‘貴族氣’，彼人有‘貴族味’的地方，肯定是很久很久很久沒有出現過貴族了。

\*

天災人禍、苦難浩劫經歷即久，我們缺少的可能不是與世周旋的智慧，而是心腸。

\*

惡是天然的，善則要“培植”，而“培植”之物需要不斷地“培”，“培”一止，惡即生。

\*

有些东西，比如诚实，正义，自尊，当你越想要的时候，离你越远。

\*

所谓的“大众观点”，也就是所谓的“流行观点”，是那种被各种媒体所“批量生产”的观点，不是吗？

\*

最好是，轻轻地说出你的真知灼见。

\*

《古詩十九首》中有“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不如飲美酒，被服紬與素”这三名句，三句诗，分別代表三種人生觀，如果把它们分散在三種人身上，未足奇，分別做為一個人各時期的人生觀，也未足奇，奇在它同時出現在一個人身上，那就極值得一觀了。

\*

馬基雅維里之道，中醫學之道，以毒攻毒。可惜，在生活上，他却被自己的那种“毒”給“攻”掉了。

\*

《戰國策》，《資治通鑒》，《史記》里面的政治智慧比馬基雅維里的《君王論》更古早更丰富。生就一付君王料的人不需要讀《君王論》，否則讀了又有何用。

\*

政治上，正人君子難成大事，而成了大事的人都要自我標榜为正人君子。

\*

奇怪的是那些神智健全的人总是指责尼采的疯颠，而对他未疯颠时的伟大的思想却只字不提。

请看看尼采疯后写的两首诗：

孤独  
并不折磨  
它使你成熟  
所以你须  
以太阳为友  
你跑得  
太快  
倦极时  
幸运

才追上了你

\*

笛卡儿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某件事时，我们便对之一无所知。

\*

我们所有认知上的成果都建立在某个前提上，问题的焦点便是：如果这个前提是错的话…

\*

所谓的“不确定性”其实提示了许多可能性，虽然这些可能性里又包含着不确定性。

\*

越难以说清楚的事，才越有深意。

\*

只有成熟的个人，没有成熟的时代。

\*

分娩的痛苦以婴儿的降生而结束，这时，痛苦仅是个代价，死胎就不是那回事了，这是没有补偿的痛苦，真正的痛苦是没有补偿的。

\*

自己无法欺骗自己，你只是接受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做了一个不得不做的选择罢了，你是通过“不得不”来认识自己和体会现实的。

\*

任何一种生活都是真实的生活，我们所说的“虚假”和“虚伪”的生活其实是“虚假感”、“虚伪感”，我们由此感到生活的不定性和可能性。

\*

老子是位精於烹調術的厭食者。

\*

釋家如水，禪宗如泉。

\*

忘言，是很好的“言”，忘我，是“我”的極致。

\*

庄子的“齊物論”齊得簡明，簡明得幾近無味。好的哲學多是無味的哲學。無味亦是味，無味是眾味之源。

\*

李聃與庄周的區別還在於：前者“霍然有懷”，后者“寂然忘懷”。

\*



老子以智鄙智，以智攻智，以智滅智，這樣的悖論，老子自己也沒法解脫，這何止是他的無奈之處。

\*

“五千言”象一本與人與世周旋的精妙的“棋譜”，如此精妙，如此精緻，以至使人忘卻了里面深深的絕忘心境。

\*

孔子未曾如此絕望過，他似乎總是溫和從容，心情不好時，便“乘桴浮于海”，爾后速速回來。他總有個“志”，這類“志”，老庄都沒有。

\*

《庄子》外篇里，孔子被盜跖罵得“面色如土，執轡三失”，想來那是庄子的意思，有人說不是，認為與庄子的風格不協調，我以為恰好是這個“不協調”，使庄子更庄子。看來，這位先生不僅玄美清奇，而且勁健強烈，不僅出世，而且入世。

\*

唐玄奘以為老子與佛相去甚遠，不肯譯《老子》，恐印度人取笑，我想大可不必。我若有機會，會鼓動玄奘去譯，譯了帶去印度，印度人若有識，對中國便會另眼相看，便可能千里迢迢滿臉是汗的到中國來取經的。

\*

庄子以為存在即是虛無，釋家以為虛無便是存在。

\*

庄子近佛而非佛，好就好在似與不似之間。

\*

釋家似藍天之清寂，庄子如浮云之超逸。

\*

佛影，才有佛意。

\*

心如白絹，入世即染。佛法似‘漂白劑’，欲使心復‘白’，白則白矣，卻是‘漂白’。

\* 禪宗純粹玄奧，向往心靈的“原色”，可惜原色不是調出來的。

\*

自然是純潔明淨的么，純潔明淨是否是反自然的？

\*

心無雜念，如林無雜木。林无杂木是枯林，心无杂念是木心。

\*

乘乘通佛，各有各佛。

\*

妙含疑，疑含妙，疑妙本一體，分即各消失。

\*

洞山良介、朱子在人間及何為禪時，分別答以“麻三斤”和“呆守法”。那只是說說而已。人性如水，水無靜時，如何讓水“呆守法”和“麻三斤”呢？這是禪的一個死結。

\*

“存天理，滅人欲”，“存”和“滅”豈非人欲？它們是更大、更可怕的人欲。

\*

苦行的初衷就可疑，它是想讓人先變成“植物”，再由“植物”變成新人。我的疑念是：人變成“植物”后，還能不能再變下去。

\*

小乘輕捷通幽處，大乘積重難揚帆。

\*

生活是可居可觀可遊的海市。

\*

遣耶蘇來之前，上帝已安排好了法利賽人、外邦人和猶大，耶蘇不會不知道，他已預知自己的命運。他的上十字架，是偉大的，也是給上帝看的。

\*

暮年的耶蘇和中年的耶蘇可能不是一個耶蘇。暮年的耶蘇將怎樣評價中年的耶蘇？

\*

愛你的鄰人——先選好你的鄰人。

\*

與聖經時期比，現在沒有奇跡。現代的奇跡是使一切奇跡消失的奇跡。

\*

兒童可以進天堂，兒童又來自天堂。

\*

“如果你們中間的誰沒有罪的話，可以拿起石頭砸死她”（新約），聽了耶蘇的這話，那些文士、法利賽人，丟落手中的石頭，一個一個的出去了。想來，從前的人比較老實，有些自知，並承認或默認了耶蘇的地位，因他們都一個一個的出去了。現在的情形很難說，現在的‘文士’、‘法利賽人’手里的石頭是不丟落的，那些石頭上沾滿了血，耶蘇也遲遲不來了。

\*

上帝眼里皆罪人，耶蘇眼里病人，釋家眼里皆迷人，唯我們自己，須將自己視為人了。

\*

智慧是夜遊性的，若即若離，是似而非，一旦確定，夜色即褪，陽光普照了。聖經，耶穌是太陽性的，耶穌好象永遠在太陽下布道，他的憂鬱常常在夜里…

□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 《杂感》五言二首

邈邈道士

《杂感》二首（依唐夫先生韵）

一、

海天烘晚霞，  
万绿映黄花。  
绝色芬兰夜，  
问谁揽瀛涯？

二、

春暮夕阳黄，  
秋来月自清。  
风平一海镜，  
无妄即空明。

道士按：

两天前在寒山读到的幽灵（=唐夫？）先生诗，昨天却无端地失踪，颇憾。

今天得读先生谈诗大作，一时心血来潮，遵循原诗意境，即兴胡诌五言诗两首步韵致意。

□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 推荐好友盛雪的诗《海与岸》及其他

武汉蒋品超

### 《海与岸》-哀在多佛尔死难的58名同胞

黑色的太阳  
把脚下的海  
冷静的拉成一条紫色的线  
平滑光亮舒展  
像新娘走向教堂的裙摆  
飘得很远很远  
通向地狱的铁门  
在海面跳着眩目的舞蹈  
载着梦想和颤抖船离了岸  
湿湿的瞳孔中  
那面破帆诡秘的一闪  
合上眼睛  
收藏了永久的纪念  
从海的这边到那边  
太阳烤灼多少痛楚的牵挂  
月亮冷藏多少不眠的夜晚  
海浪将生命串成珠链  
越过万水千山  
灵魂乘着海风日夜呼喊  
我要离去我要离去  
为什么  
为什么童话中的世界总在海的那一边  
海雾弥漫  
乌鸦翻飞明天越来越远  
远行的船  
不是每一艘都能靠岸  
没有天没有地没有光线  
没有风没有水没有爱恋  
身体吞噬着身体



呼吸抢夺着呼吸  
心灵穿透了贪婪的舢板  
丛林般的手  
无望的伸向灰色的天  
海浪  
拍打着你的泪眼  
瞬间席卷了你无声的分辨  
不用语言  
世界透过死神狰狞的脸  
终于读懂了你的不甘  
海在身后一波波荡远  
桅杆跳跃着指向前边金色的山峦  
黑色的太阳在潮起潮落间  
不断碎裂又不断圆满  
紫色的线  
早已弯曲、僵硬  
连接着的是一个背叛了的明天  
咸涩的海风梳理了你的黑发  
六月的阳光漂白了你的容颜  
爱情循着记忆  
搭上了回家的小船  
趁着暮色溶入大海  
化作缠绵的水雾升腾盘旋  
海已变脸  
雾正慢慢消散  
从漆黑的大海上  
你走向彼岸  
身后的太阳越来越笔直  
五十八朵梨花扎成洁白的纸船  
天堂没有门  
胸口是千万支鄙视的利剑  
最后一次  
风轻轻吹过你的头顶  
黎明的余辉卷起黑黑的头发  
最后一次  
岸边飘来一片片榕树叶  
高耸的乳房  
绿色的椰子树

欲哭无泪的舢板  
如果明天溶解成一团团浓雾  
你用梦编织着无声的夜晚  
最后一次  
眼角被清晨的钟声打湿  
无色的五星旗  
无色的护照扉页  
无色的嘴唇  
海浪淹没了五彩缤纷的呐喊  
就这样  
五十八段曾经灿烂的经历  
五十八串曾经精彩的片断  
五十八双曾经明亮的眼睛  
五十八颗呵曾经热烈跳动过的年轻的心脏  
在轰鸣旋转的车轮间  
被无声地碾入历史  
多佛尔海峡卷走了你的姓名  
海浪腾空  
是母亲挣扎的白发  
捶打着远去的海岸  
你  
头枕潮湿的土地  
初夏缱倦沉重的车轮  
深深的  
嵌进黄色的河流  
你是破旧的脚踏车  
任哪一条路都无法带你走到明天  
如果  
如果孩子荡起双浆  
如果风帆撑起夕阳  
如果姑娘的脸庞催醒了冬天的驿站  
如果六月的阳光描出了远方的曲线  
那么请让雷鸣沉睡在这窒息的夜晚  
在香槟葡萄酒交融的海岸  
你走了  
双手穿过坚硬的钢铁  
冰冷的躯体站立成五十八座雕像  
你走了

奶头上飘逸出婴儿的乳香  
脸上贴着一封没有地址的信  
骄阳拒绝你的哭喊  
倾斜的城楼  
杳无一人的宫殿  
人海  
车流  
花丛  
旗杆  
走出一个个冗长的昨天  
你走了  
停在缀满黑夜的铁门前  
娇嫩的手掌  
无力地拍打远去的月亮  
黑皮肤黑眼睛黑头发  
紧紧环绕着多佛尔海峡  
向东  
流出一副副黑色的花环

《年輪与家的距离》

Aug20, 2002

翻轉了十三週年輪  
調整了十三個角度  
經歷了十三次遠離  
每一年的這一天  
都覺得家很近很近  
擡頭望去  
又無比的遙遠遠不可及  
每一年  
都精心的準備著回家的行李  
每一次  
都不得不選擇  
再一次遠去  
每一年  
都以為是最后的流离  
每一次  
走在北京的街道上

蓦然惊醒  
是枕边未乾的泪迹  
思念穿越冷却的时间  
将我带回故里  
亲情掠过浮动的人心  
家乡的河山永远美丽  
世界广阔而绚丽  
还是不忍不回头  
还是看到夕阳下的钟楼  
晨风中的杨柳  
依稀依稀  
年轮自顾自的旋转  
来不及刻下思念的痕迹  
家乡无比遥远  
千万里外  
我调整了所有的角度  
也看不清  
老去的亲人  
是否举起了召唤我的手臂

《与风相伴》

这也许  
只是  
水中云影  
既留不住  
又驱不散  
也许  
只是  
荒漠炊烟  
似袅袅，……  
似断  
也许  
竟是一叶浮萍  
飘远  
飘远  
融入海天一线  
我怎样留存  
这似残玫暗香的  
一缕

一任她  
与风相伴

1986



[ [查看论坛原文及现有跟贴](#) ]



